



联合国 大会



UN LIBRARY
UN/SA COLLECTION

JAN 11 1990

Distr.
GENERAL

A / 45 / 697

6 Nov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SPANISH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有幸将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教授（萨尔瓦多）按照人权委员会 1990 年 3 月 7 日第 1990/79 号决议第 14 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0 年 5 月 25 日第 1990/243 号决定编写的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的临时报告转交给大会各会员国。

90-28543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根据委员会第 1990 / 79 号
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0 / 243 号
决定编写的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人权状况的临时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次
一、 导言	1 - 5	4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特别代表之间的通讯	6 - 26	5
三、 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27 -132	13
四、 关于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	133-263	45
五、 意见	264-291	76

附 录

一、 除特别代表以往报告中所载名单外据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处决的 人员姓名及详细情况	85
二、 1990年10月9日转交给副外交部长的犯人名单	100
三、 特别代表第二次访问的正式计划	105
四、 在其第二次访问过程中特别代表要求见面的犯人名单	107
五、 政府提供的在本伊朗年开始（1990年3月21日）至特别代表第二次 访问之间被处决者名单	109

目 录(续)

	<u>页次</u>
六、政府关于特别代表以往报告中所列处决案的答复	113
七、自 1989 年 9 月 23 日至 1990 年 10 月 7 日期间司法机构大 赦处所采取的措施	114
八、司法机构领导人 1990 年 8 月 4 日致所有司法部门和当局 的第 1 / 7553 / 9 号通函	115

一、导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上以 1990 年 3 月 7 日第 1990 / 79 号决议的形式决定将委员会 1984 年 3 月 14 日第 1984 / 54 号决议中所载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要求特别代表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其中包括诸如巴哈伊斯等少数民族群体的状况——的临时报告并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最后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 1990 年 5 月 25 日第 1990 / 243 号决定中批准了该项决议。

2. 在此之前，大会曾以 1989 年 12 月 15 日第 44 / 163 号决议的形式决定参照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供的补充内容，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期间继续审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

3. 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90 / 79 号决议第 14 段的规定，并根据大会关于在补充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的决定，特别代表在此提交其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的临时报告。

4. 与以经数年一样，本临时报告的重点在于与政府官员进行的口头和书面交流，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出的违反人权行为的指控以及关于对该国第二次访问的非常简要的报告。现正对已收到的某些文件进行研究，如果这些文件所载资料证明是中肯的，则将在最后报告中加以考虑。由于这两份报告的间隔较短，因此本临时报告是作为最后报告的第一部分而加以规划和编写的，所以这两份文件应视为一份文件。

5. 本临时报告的结构与以前的报告类似，即分为五节：一、导言；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三、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四、关于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五、意见。共有八份附录。

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 特别代表之间的通讯

A. 一般性通信

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以 1990 年 1 月 24 日函件的形式，转交了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的关于对军事法庭判处的一组囚犯实行大赦或减刑的消息全文。据提供的消息说，所有被军事法庭判处一年监禁者将被释放，而刑期长于一年者则减半。这份函件说，这次赦免是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袖应司法机构领导人的请求于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之女 Fatima Az-Zahba 的生日前夕颁布的。

7. 1990 年 2 月 6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转交了由副外交部长 M. Mottaki 先生写给特别代表的一份函件。这位副外长在信中答复了特别代表于其第一次访问该国期间提出的一个问题。并提交了高等纪律法院宣判法官犯有滥用权力罪的两个例子。这项判决的全文如下：

“由总监察长起诉亚兹德省伊斯兰革命法庭庭长 Hojjatolislam Shaikh Mohammad Nasiri 的诉讼中日期为 1368 年 1 月 7 日的第 1 / 67 号判决。Shaikh Mohammad 在判决 Mohammad Gholami —— 该人因拥有鸦片、鸦片提取物和有关器械向受到审讯 —— 一案时被发现犯有违反程序规则罪。他判处被告 15 年监禁，其中五年可因支付一百万波斯金币而暂缓。在这一点上，他的判决是非法的，并使他应受到纪律制裁。高等法院决定，此项制裁包括按照有关法令第 4 条在五个月内停发该法官三分之一的薪金和其他月酬金。

“由 Ali Neiri 和 Vali Neiri 先生起诉伊斯兰革命法庭原法官 Hasan Latifi 先生的诉讼中日期为 1364 年 6 月 3 日的第 64 / 130 号判决。在总监察长进行调

查之后，发现该法官在 Neiri 兄弟因囤积货物而受到审讯一案中犯有宣布非法判决罪，因为他下令拘留了 Ali Neiri 并没收和拍卖了 Vali Neiri 的财产。高等法院实施了纪律制裁，其中包括两年监禁、五年不得获得公职以及以现金或实物赔偿 Vali Neiri 所受损失。”

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以日期为 1990 年 5 月 2 日的一份函件的方式将下列宽大措施告知了特别代表：

“在为庆祝斋月于 1990 年 4 月 26 日结束的 Eid ul-Fitr 之际，伊朗有 14 个城市大赦了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的 260 名罪犯和教士特别法庭判处的 13 名罪犯。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庆节——1990 年 4 月 1 日，伊朗的许多城市共释放了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的 79 名罪犯。

“在伊朗新年——1990 年 3 月 21 日，另有伊斯兰革命法庭判处的 119 名罪犯得到赦免。”

9. 1990 年 6 月 14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特别代表递交了一份来自 Ayatollah Mohammed Taqui Ja'afari 的电文，邀请他“以一位学者和科学界及知识界人士的身份而不是以特别代表的身份在您的正式访问之前访问伊朗，其间您可参加为您安排的一些科学和法律会议……”特别代表在 1990 年 7 月 20 日一封信中感谢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塔齐·贾阿法里的友好邀请，同时解释说，由于他在很久以前就已计划好的日程极紧的学术安排，他不可能在他第二次正式访问之前增加一次私人访问，这是令人遗憾的。

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以 1990 年 8 月 22 日一份普通照会的方式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司法机构负责人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亚兹迪于 1990 年 8 月 10 日发表的讲话告知了特别代表。在这次讲话中，阿亚图拉·亚兹迪在提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时“再一次强调指出，法院应保

持公开，并在审理案件中必须尊重每一方选择其自己法律顾问的权利，而且即使在
该人无力确保得到法律顾问的情况下，司法机构应予以提供”。此外，副外交部长
在德黑兰向特别代表递交了一份日期为 1990 年 8 月 4 日司法机构负责人给所有
司法部门和当局的通函，其中强调了诉讼案件各方有权在所有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
中选择律师，此通函的复印本载于本报告的附录八。

11. 1990 年 9 月 11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特别代表寄送了一
份它于 1990 年 8 月 13 日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普通照会的副
本。在该照会中，常驻代表团提到了特别代表上一份报告¹ 的第 167 段，该段反映
出他曾向该国政府提出的关于由红十字委员会定期视察全国各地监狱的建议，以便
切实了解监禁条件，而且特别是调查政治犯的状况。该普通照会特别指出下列一
点：“由于适当地考虑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合作，前者
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监狱进行视察”。

12. 通过一份日期为 1990 年 9 月 28 日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日内瓦
代表的函件，特别代表得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实施其建议过程中已采取的下列措
施：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正式邀请红十字委员会访问伊朗。这项邀请是
通过本代表团 1990 年 8 月 13 日第 2658 号照会向该委员会发出的。在
Sommaruga 先生访问德黑兰期间韦拉亚提博士阁下再次发出这一邀请。红十
字委员会目前正在安排这次访问。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正式邀请人权中心提供技术和培训援助，特别
是派遣一名专家，就定期报告的编写工作提供培训。这一点是在 1990 年 7 月
30 日第 2482 号照会中宣布的，Tabatabai 先生与 Mautner-Markhof 先生的
会晤中强调了这一点。

“3. 司法机构负责人 1990 年 8 月 4 日第 1 / 7553 / 9 号一般通函中重申并

强调了宪法第 35 条原则。这项原则规定被告享有无可争议的为法院诉讼指定一名律师的权利。〔见附录八。〕

“4. 已制定了一个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宣布判决之前被告被拘留的期限包括在其刑期中。

“5. 在许多场合已实行和实施了宽大措施。详细情况将在您访问德黑兰期间提供。

“6. 曾举行了一个关于“伊斯兰和西方人权原则的比较研究”的学术讨论会，有伊朗的许多学者、负责当局和教授参加。此外，正如人权中心已得到通知的一样，为了相同的目的，有伊朗和外国学者——其中包括来自人权中心的人士——参加的一个国际讨论会将于近期在德黑兰举行。

“7. 对各团体向您提出、又由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转达的指责、指控和要求已草拟出详尽的答复。这些答复将在您下一次访问伊朗期间向您转交。

“8. 扩大司法方面的服务和工作，以改善被判刑或被告人员家属的生活水平；这包括在政府和慈善人士的财务支助下创建了一个特别基金。”

B. 关于特别代表收到的并向该国政府 转达的指控的通讯

13. 自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以来，大量指控违反人权的报道——其中包括具体事件和案例——已引起特别代表的注意。根据他在首次访问该国期间达成的谅解，特别代表以日期为 1990 年 3 月 12 日，5 月 7 日、8 日、11 日和 23 日，6 月 27 日，以及 7 月 9 日的函件的方式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几件被指控违反人权的具体案例，据他认为，这些案例需要该国政府紧急注意。特别代表请求对所报告的事件或案例加以调查，并将政府的调查结果以及每个有关人员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对这些人的确切指控和对其审讯的所有

有关细节通知他。

1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以 1990 年 4 月 26 日的函件的方式向特别代表递交了其政府关于向它转交的具体案例之一的答复（见以下第 33 段）。

1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以 1990 年 6 月 5 日的函件的方式提供了其政府就另一项关于 14 人被指控犯有间谍罪案例的答复（见第 37 段）。

1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以 1990 年 5 月 31 日的函件的方式请求人权中心向他提供现有关于指控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违反人权的全部资料，以便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提供答复。

17. 在答复这一要求时，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8 月 20 日的函件的方式向常驻代表寄去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许多来源都提请他加以注意的主要指控——既有笼统的，也有具体案例。这项备忘录包括了以往函件转呈的案例概要以及特别代表收到的进一步指控。备忘录还简要地重述了在以往报告中反映出来的早些时候的指控，因为对这些指控特别代表从未收到过所要求的经证实的解释。

18. 以 1990 年 10 月 8 日的函件的方式，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转交了第二份备忘录，其中载有特别代表收到的其他进一步指控。在向该国政府递交这两份备忘录时，特别代表表示希望他们能够加速他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准备工作，以便使该国当局能够与他具体讨论他所掌握的情况和事件。这两份备忘录中所载各项指控载于本报告第三节。

1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以 1990 年 10 月 19 日的一份普通照会的方式递交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致自由运动的一封信的译文，这封信是对该运动 1990 年 9 月 22 日关于 Behbehani 先生“忏悔”的电视节目的用户电报所作的答复（见第 230 段）。该信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1. 涉及本组织政策的法律第52条和第55条b款明确规定我们的政策如下：

“第52条：‘使大众领悟世界上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企图削弱革命或使之误入歧途的罪恶阴谋’。

“第55条b款：‘谴责反革命集团和敌人第五纵队的活动、阴谋和工作方法，并使大众熟悉其思维和活动的特点’。

“2. 正是根据这些条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才自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之日起一直播放叛国的和反革命政党、集团和团伙数百名成员的审判和坦白情况；这些反革命组织以多种方式阴谋反对伊斯兰革命和人民与国家的利益，或者与伊斯兰革命和伊朗伊斯兰人民的敌人相勾结。人们也许还记得，在掌握在自由运动手中而且其成员之一是本组织领导人的过渡政府期间，在电视台上也曾广播过这些的采访和忏悔。仅就我们记忆和记录所表明的，从未广播过有关分子的反应。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播送对Farhad Behbehani博士的采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一做法符合我们法律的第52条和第55条b款的规定。

“4. 在接到自由运动1369年6月6日（1990年8月24日）第1-1-46/5400号的电话后，已将其内容转告Farhad Behbehani。他再次肯定他以往的讲话，并表示愿意与其批评者一起参加一次电视转播的圆桌会议和答复他们的反对意见，并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揭开其他阴谋的幕布’。如果自由运动成员愿意这样做，本组织将愿意举行这样的圆桌会议。”

C. 关于特别代表第二次访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通讯

1.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谈话

20. 特别代表于 1990 年 7 月 12 日会见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Sirous Nasserri 大使。当时，特别代表指出，他想对该国进行第二次访问以履行人权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他还对该国政府已允许他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1984 / 54 号和第 1989 / 66 号决议对该国进行了其第一次访问向该国政府表示感谢。他强调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该国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官员进行的会晤的重要性。他补充说，这次访问使得他能够与一些个人和组织进行会见、谈话和接触，而且他认为这些对于他执行任务是非常有益的。

2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告诉特别代表说，他将把他第二次访问该国的要求转告他的政府，他还说，他对有机会和特别代表就与其任务有关事宜交换想法和意见感到高兴。此外，他在就特别代表提出的关于有必要得到对违反人权指控作出详细答复的要求发表意见时说，他的政府非常想对这些指控作出答复。在这一点上，他说，为了加快对这些指控的调查和确保迅速作出答复，这些指控应以最明确的和毫不含糊的措词加以陈述。最后，常驻代表重申了其政府保证在帮助特别代表履行其任务过程中给予充分合作。

2. 书面交流

22. 1990 年 7 月 13 日，特别代表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寄送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我打算在起草提交大会下届会议的报告之前进行这次访问，因此我提议这次访问的日期为 1990 年 8 月 25 日至 30 日的一周。

23. 1990年8月14日，人权中心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给特别代表的一封信，其内容如下：

“1. 关于您第二次访问的日期，1990年9月1日将是适宜的。

“2. 尽管我也赞赏我们曾在1990年7月12日有机会就与您任务有关的事宜交换看法，但是，使我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时间，某些严重的问题仍未加以讨论。因此我要求再次与您会晤。您提议的日期，即在您动身前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前两三天有些过迟。我知道您有其他许多承诺，但是由于事项的严重性，我愿意在对您方便的任何地方尽快与您会晤。

“3. 关于人权中心载有所有指控的那件来文，预期应在7月底收到，但请注意到我们尚未收到该文。”

24. 特别代表以1990年8月20日的函件的方式通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说，出于健康原因他不能象该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于1990年9月1日前往德黑兰，并说他将尽快为此次访问提出新日期，但由于上述健康原因，这次访问不可能在9月底之前进行。特别代表向常驻代表保证说，他将尽一切努力安排在他动身去德黑兰之前尽早与他再次会面。

25. 特别代表以1990年9月17日的函件的方式提议从1990年10月6日至11日这一期间为访问的新日期，并补充说他可于1990年9月28日在日内瓦会见常驻代表。在同一函件中，他转交了一份他想访问的人士和地点清单，并提醒他说，他的访问的范围仍与1989年11月24日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函件附件中所写明的范围相同。

2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以1990年10月5日的普通照会的方式确认其原口头答复，即这次访问可在1990年10月8日至16日期间进行。

三、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

27. 以下段落载有特别代表收到并以 1990 年 8 月 20 日和 10 月 8 日备忘录的形式转交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违反人权的指控。这两份备忘录还再次提出了特别代表已在以往函件中转交的被指称的事件和案例。本节还反映了从该国政府受到的关于这些指控的答复。

A. 生命权

28. 据 Abrar 日报的一篇报道，一个与其近亲私通的男子在马什哈德被公开处决。法新社在 1 月 16 日报道说，根据从德黑兰收到的消息说，一个 31 岁的妇女由于犯有卖淫罪而已在恩泽利港被乱石击毙。《伊斯兰共和报》于 1 月 31 日发表了西阿塞拜疆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份声明，据该声明说，一个从事卖淫和贪污腐化的团伙已被逮捕，其中五人已被用石头击毙。根据《伊斯兰共和报》1990 年 2 月 15 日的一篇报道，Gholam Reza Masouri 由于鸡奸已在阿拉克被处以绞刑。

29. 《伊斯兰共和报》于 1990 年 2 月 17 日报道，Bolouch Ismael Zehi 由于贩毒已被处决。德黑兰电台于 1 月 10 日宣布，31 个犯有贩毒罪的人已被处决，其中 23 人在德黑兰、3 个在设拉子、3 个在萨卜泽瓦尔、还有 2 个在萨韦。据 Ressalat 2 月 11 日报道，一对夫妇被指控贩毒，在萨韦被判处死刑。

30. 许多国家的日报都刊登了 Mitra Moazez (21 岁) 的声明，宣称她被迫目睹了一个 37 岁的妇女和 2 个 18 岁的男子在一座伊朗监狱中被烧死。据这些报道说，他们是被名叫 Jamshid Sohrabi 和 Mojtaba Halvai 的看守扔到一个熔炉中去的。据报道，她是由于参加了一次反政府示威而在 1981 至 1984 年被监禁的，而且在被严刑拷打了 85 天之后才受到审讯。在她被释放后，她访问了那两个年轻男子中一个名叫 Asghar Ghorbani Maleki 的家属，他们告诉她说，监狱看守把一

个盛有 Asghar 的骨灰的盒子交给了他们，由于这次打击造成的后果，这个年轻男子的父亲已自杀身亡。

31. 据说，Abbas Raissi，一个驻守在恰赫巴哈尔的海军军官由于不得而知的罪名于 1989 年 9 月左右在恰赫巴哈尔被捕。消息来源认为，他的被捕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被捕，均与一个反政府人士——该人是 Raissi 先生的密友和远亲——偷渡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事有关。同时被捕的一些人中包括该反对者的两个侄子和他的兄弟 Mohammed Karim Naroui，后者曾任恰赫巴哈尔的邮电局长，后于 1990 年 1 月 28 日（1368 年 11 月 8 日）在扎黑丹被处决，据报道他是在前一天的一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据说，不是在恰赫巴哈尔就是在扎黑丹被拘禁的 Raissi 先生也有被立即处决的危险；指控他的罪名不得而知，也得不到他是否已被审判的任何消息。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3 月 12 日的函件的方式要求得到有关指控 Raissi 先生的罪名以及他是否已被审判的资料，如果已经审判，他要求向他提供关于对此人的审问和判刑的全部有关细节。如 Raissi 先生已被判处死刑特别代表还呼吁该国政府考虑给予宽大处理，或者至少确保在前面进行的审判中充分尊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其中第 14 条——所规定的全部保证条款。

32. 根据载于 1990 年 3 月 29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份来自塞浦路斯尼科西亚的电报说，Abbas Raissi 和 Ahmed Janghi Razni 犯有间谍、抢劫和反革命活动罪，而且根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一些报道，他们已在伊朗西南部的锡斯坦地区被处以绞刑。

3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以 1990 年 4 月 26 日的函件的方式答复说，Raissi 先生是以前在那场强加的战争期间与伊拉克勾结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而受到审判的并已被判处死刑。死刑是在正当的司法程序之后进行的，并举行了所有庄严的礼拜式。常驻代表补充说，根据请求可提供有关司法卷

宗。

34. 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5 月 7 日的函件的方式感谢该国政府作出的答复，并要求得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有关司法卷宗。他重申他有兴趣于 1990 年 10 月 9 日在德黑兰与副外交部长 M.Mottaki 先生会晤时审查这些卷宗。

35. 1990 年 4 月 28 日，《世界报》刊登了一篇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其大意是德黑兰革命法庭总检察长宣布说，10 名被指控犯有间谍罪的人将在以后数日内被处决。其他来源则向特别代表直接报告说，Marodasht Shiraz 石油化工实验室前主任 Jamshead Amiry Bigvand 先生和其他 13 人被指控犯有充当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罪，这一罪行可处以极刑。据报道，这些人曾被单独监禁在 Evin 监狱数月之久，并且得不到他们自己选择的法律帮助。另外据称，曾在严刑拷打下逼取供词，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被迫在法院外招供并由伊朗电视台播放。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5 月 8 日的函件的方式向该国政府提出要求说，应使所有 14 人都能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和第 14 条规定的全部程序性保证条款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5 日第 1984 / 50 号题为“关于保护死刑犯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的决议附件第 5 和第 6 保证条款中受益。特别代表进一步要求得到对这些人提出的确切罪名以及关于审判这些人的所有有关细节。最后，特别代表呼吁该国政府，在充分利用所有法律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应尽量考虑对这些人给予宽大处理。

36. 1990 年 5 月 11 日，根据其 1990 年 5 月 8 日的函件并重申该函件中所表示的要求的同时，特别代表向常驻代表转交了被指控属于上述 14 人集团中另外 10 人的姓名如下：伊朗外交部法律顾问 Bahman Agahy 博士；Hooshang Amjadi Bigvand；Ardeshear Ashraf 将军；Manochehr Azar 律师；伊朗石油公司规划顾问 Masoud Deadehvar；Kyanoosh Hakeamy 海军舰长；Bahram Ikany 上校；Heshmatolah Magsoody 教士 / 律师；Gahraman Malekzadeh 船长和 Masoud

Payaby 上校。

3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以 1990 年 6 月 5 日的函件的方式向特别代表转交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司法当局的如下答复：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37 条的规定，而且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 条第 2 款所载，任何人均不得被法律认为有罪，除非对他的起诉得到一个主管法院的证明，而且法院自然有责任采取相应行动；

“根据伊斯兰革命法庭收到的资料，这些人是依照法律被逮捕和审判的。此外，他们有权指定一名法律顾问，而且在审判过程中他们正当和自由地为他们自己进行了辩护；

“关于被告求助于高一级法院的权利，应当指出，最高法院可以对根据法律作出的判决进行复审。因此，在宣布裁决之后，所有被告均请求上诉法院进行了复审。所以，根据他们的请求进行了调查，并对两名被告的裁决转交另一法院进行重新审查。”

38. 德黑兰电台在 2 月 19 日宣布，有 31 人由于贩毒和组织卖淫活动已在德黑兰、萨卜泽瓦尔、卡拉季、阿拉克、克尔曼、Boushehr、萨里、库姆、巴赫塔兰和 Rashat 等城市被处决。德黑兰电台提供了以上每个城市被处决的人名单。其他来源说，被指控的罪名有组织和参与国际贩毒团伙，进口、运输、买卖鸦片、海洛因和大麻；腐败和建立娼妓中心，使女孩和已婚妇女堕落以及腐蚀年轻的一代。据刊登在 1990 年 2 月 20 日《消息报》报上的一篇文章，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表的一项公告指出，将继续对毒品贩子采取决定性的法律行动。该文章还列出了被处决的 30 个人的名单（见附录一）。

39. 还有报道说，在萨南达季市，18 名囚犯于 1990 年 4 月 17 日和 27 日被处决。据称，他们是参加去年萨南达季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好斗分子。属于这一团伙的 14 人名单如下：Mehdis Bolur-Forush、Jamal Cheragh-Disi、Nader Fat'-

hi、Seid Saleh Hossieni、Naser Jalali、Ahmad Mohamadi、Ali Ashraf Moradi、Mohsen Othman Pour、Ahmad Parvizi、Mohamad Rozaii、Naser Sobhani、Anvar Shariati、Roya、Bakhtiari。

40. 还有报道说，1990年2月14日，一个被派往哈马丹的司法小组代表司法机构领导人公布了下列判决：

(a) Gholamhossein Golzar, 27岁，被解雇的哈马丹农业银行雇员：抢劫罪鞭打74次；参与违禁行为鞭打92次，用伊玛姆阿里的正义剑斩首；

(b) Gholamhassan Golzar, 28岁，被解雇的哈马丹市政府雇员：抢劫罪鞭打74次；参与违禁行为鞭打74次，用伊玛姆阿里的正义剑斩首；

(c) Reza Khanian, 23岁，菜蔬水果中心店职员：抢劫罪鞭打74次；参与违禁行为鞭打50次；为人身攻击罪砍掉手并处以绞刑。

41. 《世界报》在1990年1月3日宣布，由于杀害Morad-Ali Rezai而判处惩罚性死刑的Khodakaram Zamani已在霍拉马巴德的主广场被处决。

42. 《消息报》宣布了下列处决：Gholam Zangian和Rashid Noor-Mohammadi，杀人罪，1990年1月6日于巴赫塔兰处死；Ahmad Souri，杀人罪，1月9日处死；两个未宣布姓名的人，杀人罪，1990年1月1日于马什哈德处死；以及杀害一名13岁女孩者在阿瓦士被处以绞刑。

43. 特别代表尤其对Kazem Rajavi先生于1990年4月24日在瑞士科佩被暗杀的消息感到震惊，该人曾在联合国许多机构代表了全国抵抗理事会。所有认识Rajavi先生的人都对这一不幸事件感到悲痛。特别代表想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对此表示哀悼，并对在自由讨论和交流思想的地方采用鲁莽暴力的做法表示极大的关切和最强烈的谴责。已收到许多函电，断言这次暗杀系伊朗政府特工人员所为。据1990年6月26日的《德黑兰时报》，外交部发言人Morteza Sarmadi已表示希望“瑞士的司法官员在不作出任何事先判断的情况下通过对发生的案件进行

彻底且公正的调查，能够防止国家和政府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得逞”。关于这一点，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9 月 19 日的信函的方式提请瑞士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注意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90 年 8 月 30 日通过的第 1990 / 8 号决议。该小组委员会在这项决议中表示希望能够充分调查 Kazem Rajavi 先生被暗杀的全部事实和情况，并希望特别代表将向他提供的关于调查的资料载入其下一份报告。特别代表要求瑞士政府向他提供能够向他提供的关于该案件调查的全部资料。在本报告最后定稿时，特别代表尚未收到所要求的资料。

44. Rajavi 先生的被暗杀给那些到万国宫提供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资料的人造成了恐惧。他们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以防引起对他们的生存及信仰的注意，他们还要求警察给予特别保护，在某些情况下将他们在日内瓦的活动情况事先通知主管当局，或者要求在万国宫以外的地方进行会见。

45. 另外，已广泛报道的是，伊朗政府已批准了由阿拉图亚·霍梅尼对英国作家萨门·拉什迪宣布的死刑判决。据报道，1990 年 6 月 5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袖阿拉图亚·阿里·哈梅内伊指出，已故伊玛目霍梅尼关于该作家的宗教裁决是根据神圣的裁决作出的，因此仍然是不可改变的。

46. 特别代表收到的许多函电都证实，家属们从未得到正式通知说他们的亲属已被处决。此外，接到通知的人也常常不被告知他们的亲属埋葬在什么地方。

47. 据报道，截止到 1990 年 1 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有一些人由于其同性恋倾向而被处决。据称，在 1990 年 1 月至少进行了五起这样的处决。

48. 特别代表多次收到表示恐惧的信函，害怕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届临时政府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先生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的共同签名者提出的严重罪名可能会导致处决。一些人对电视加以转播的 Farhad Behbehani 先生——已解散的保卫伊朗民族自由和主权协会的一名成员——的“坦白”表示特别担心，因为，据报道，他在这次“坦白”中承认了该协会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特

别代表想强调指出，这样的法院外招供是与国际公认的正当程序标准相违背的。

49. 所报道的其他个别案件如下：

(a) Bizhan Ahmadian 先生：据报道，他在巴博勒的一条街道上被枪杀，而且当局拒不将其尸体归还其家属。后来，其父母和其家庭中其他一些成员亦受控被捕；

(b) Mohammad Fadaii 先生：据报道，他曾被判处五年监禁。他是在麦什德监狱服刑的，在刑期结束之后他被释放。1988年，据称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再次被捕，经受了数种酷刑之后被处决；

(c) Amir Taavoni-Ganji 先生：据报道，Taavoni-Ganji 先生、其妻子和女儿由于担心其安全和自由而于1987年离开伊朗。当他在1988年回国进行短期探访时，他立即被捕并押往 Evin 监狱。1989年11月，监狱当局让其家属去领回其衣服和其他物品，因为他已被处决；

(d) Mohammad Amin Danesh 先生：据报道，他于1986年1月12日在伊朗沙赫尔被处决，而其尸体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焚毁；

(e) Davoud Mohammadi 先生：原为在阿拉克市兽医办事处工作的一名兽医。据报道，他于1989年10月以贩毒的罪名被处决，但是他被处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曾参与了反对政府的政治活动。

50. 作为对特别代表附于其以往报告之后的名单的补充，其他据称被处决的人员姓名载于那两份备忘录的附件之中。本报告附录一将此名单列出。特别代表要求该国政府向他提供有关上述人员罪名和审判诉讼的详细资料。

B. 不受酷刑或残酷、非人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的权利；

关于酷刑、虐待和监狱条件的指控

51. 自特别代表第一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来，继续收到了关于在被监禁期间受到酷刑或虐待的报告。另外据称，断肢和体罚仍在施用。在这一方面，指出这样一点是适宜的，即法新社报道说，据《世界报》所载，一个犯有抢劫罪的人在德黑兰 Ghasr 监狱被砍掉右手的四个手指。1990年1月20日，法新社还报道，两个被定有抢劫罪的人被砍掉其右手的四个手指。据报道，这一判决是在一大群为星期五祈祷而聚集在一起的人群面前执行的。

52. 特别代表以1990年5月21日的函件的方式询问了 Ali Reza Nasiri 博士的状况。据报道，该人由于某些不明罪名而被拘留在位于马什哈德 Mohsangi / Asadi 大街 21 号的一座监狱里，而且由于糖尿病正患有急性眼疾，急需进行手术。据特别代表收到的资料，Nasiri 博士是于1989年在马什哈德被 Pasdaran 逮捕的。特别代表要求把指控 Nasiri 博士的罪名及其审判诉讼的有关细节告诉他。他还要求该国政府确保 Nasiri 博士得到其病情所需的一切治疗。

53. 特别代表以1990年6月15日的函件的方式询问了人民党前第一书记 Nouredine Kianouri 先生的状况，他曾在其第一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在 Evin 监狱会见过此人。据收到的一些消息说，在特别代表离开德黑兰后不久，Kianouri 先生即被单独监禁起来，再也没有允许他接待来访者。

54. 特别代表还得知，Kianouri 先生的妻子——Meriam Feirouz 夫人尽管年事已高且身体不佳，但还是被单独监禁。

55. 此外，特别代表还收到了下列指控：

(a) Jamshid Amiri-Bigvand, 52岁，原 Marodasht Shiraz 石油化工实验室主任，于1988年9月18日在上述实验室前被逮捕。Amiri 先生在 Evin 监狱被单

独监禁，据说还遭到酷刑；

(b) Parvin Amiri-Bigvand, 51 岁, Houshang Amjadi-Bigvand 之妻, 于 1988 年 11 月和其丈夫及子女一起在其 West Kots 市的住所中被逮捕。她在遭受八个月的单独监禁之后被释放。据称, 她在单独监禁期间受到酷刑；

(c) Houshang Amjadi-Bigvand, 51 岁, 自营职业, 于 1988 年 11 月在其 West Kots 市的住所中被逮捕。其子女及妻子也同时被捕。他在 Evin 监狱遭到单独监禁, 据称, 他在那里受到酷刑。尽管由于患有出血性胃溃疡因而他总的健康状况不佳, 但据说 Amjadi 先生被禁止接受来自监狱外的药物；

(d) Reza Arbabi, 38 岁, 据报道于 1983 年被捕并被关押在马什哈德监狱。1984 年 6 月 22 日, 他被马什哈德法院判处 15 年监禁。后来, 据说在生命危殆的状态下他被转至 Gohardasht 监狱。自 1988 年以来, 其家属就未曾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e) Yagoub Bahramy 先生。据报道, 他在 Ghasr 监狱一再受到拷打；

(f) Asdollah Bayat 先生。据报道, 他在 Ghasr 监狱一再受到用钢丝绳索的拷打, 导致出现精神问题；

(g) Ardeshir Bonyani 先生。据报道, 他是由于拒服兵役而在 1989 年 12 月被捕的。报导说, 他曾遭到毒打, 使其颞部骨折；

(h) Kamran Bonyani 先生。据报道, 他曾分发已故国王的照片, 并在 Valiahd 广场和 Seyyed Khandan 等地展示原伊朗国旗。据报告, 他是在 Shemiran 某一位 Misaghieh 先生的住房内被革命卫队逮捕的并被带到 Jamaran 区革命委员会, 据说他在那里受到酷刑, 造成颌骨和牙齿破裂；

(i) Aslan Fadavy 先生。据报道, 他在 Evin 监狱遭到毒打；

(j) Masood Farjad 先生, 工程师。据称, 保安官员用燃烧的烟蒂在他背上题写“处死 Velayate Faghih (宗教领路人) 的反对者”；

(K) Navabali Ghaemmaghami 先生。据报告，他在 Ghom 监狱受到多种形式的性虐待和心理折磨。据称，他曾被迫观看其他犯人遭受酷刑。据报告，他的衣服有几次被其他犯人的尿和粪便弄脏；

(l) Tahere Hadadian-Zanjani 夫人，53 岁，据报告，在监狱中度过了五年，一部分时间为单独监禁。由于其双脚脚掌受到钢丝绳索的抽打，据称还受到其他种类的酷刑，他不得不进行外科手术；

(m) Soraya Hagh-Shenas 女士。据报告，大不里士监狱检察官下令将她逮捕，因为她拒绝了他的性爱要求。在狱中，据称她受到抽打并被迫目睹其他囚犯遭受酷刑；

(n) Ahmad Khanzamapour 先生。据报告，他曾从 1981 年至 1986 年在 Evin、Gohardasht 和 Ghezel-Hesar 等监狱服刑。尽管他患有癫痫，但据称他还是经受了各种不同的酷刑。特别是，据报告，他被用钢丝绳索抽打，他的生殖器官被与电线相连，他还被迫目睹其他囚犯遭受酷刑。据称，监狱看守常常没收他用来治疗其癫痫的药品，而且，当他癫痫发作时也没有提供医疗服务——除非在最危急的情况下；

(o) Habib Maffi 先生。据报告，大不里士的监狱看守在拷打过程中打断了他的牙齿。据说，由于酷刑他还有严重的精神问题；

(p) Ebrahim Mazroii 先生。据称，他是被非法监禁并遭受酷刑的。据报告，他曾向当局控诉，但完全无济于事；

(q) Afrasiab Pakzadegan 先生。据报告，在 Ghom 监狱，有两次他被绑在一把椅子上，同时有数条狗被唆使向他攻击；

(r) John Pattis，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据报告，他已被关押在 Evin 监狱四年之久。据称，监狱的医生指出，他患有营养不良造成的严重贫血症、体重减少、毛发脱落，而且其皮肤颜色发绿；

(s) Rahim Rahseparian 先生。据称，他曾被迫在大不里士监狱表演各种性行为；

(t) Ahmad Rashed-Marandi 先生，32岁。他于1981年在德黑兰被捕，后转送到 Evin 监狱，据称，他在那里经常受到酷刑。1983年，他被送到德黑兰的 Ghasr 监狱。自1989年以来，监狱看守一直不准他与任何人会见。自那时起就没有任何关于 Rashed-Marandi 先生的消息；

(u) Mostafa Salehyar 先生。据报告，四名监狱看守曾对他进行性虐待，其生殖器遭抽打；

(v) Mohammad Reza Sedaghat，某一政府办公室前任经理。据报告，他未经任何指控和审判而被监禁，他还多次受到酷刑，造成其双脚严重损伤；

(w) Fatema Taati-Asil 女士。据报告，她因受控同情人民圣战者组织而于1981年被捕。据称，在狱中，她曾受到酷刑，造成严重的精神错乱。她被监禁六年后于1988年获释；

(x) Jamshid Torabi，37岁，于1982年被捕并投入 Evin 监狱。他曾受到一次简单的审讯，据报道并没有他的辩护律师在场。他被判处了从15年至17年期限未加明确规定的徒刑。后来他被转至 Gohardasht 监狱，他在那里被关押到1989年春，随即转回到 Evin 监狱。据称，在其被监禁的数年中他几次受到严刑拷打；

(y) Mehrangiz Yeganeh 女士。据报告，她于1981年被捕并被加上人民圣战者组织同情者的罪名。她在大不里士监狱服刑两年半。据称，在监狱中，她曾受到不同类型的酷刑，并遭到强奸。据称，由于屡次遭到强奸，其肠部受到损伤，因此她不得不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她曾住院18个月，第一次在大不里士监狱医院，第二次在一家普通医院。据说她尚未痊愈。

C. 司法裁判

56. 据报道，尽管关于革命法庭和检察官办事处的管理条例规定每个伊斯兰革命法庭都应由一名宗教法官任庭长，而且它应由多达五名的成员组成，但实际上这类法庭仅由一名草率履行其职责的法官组成。据称，在许多情况下，这类法庭举行的听证会仅持续几分钟。

57. 另据报道，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审判通常秘密地、有时在监狱里进行，被告不能享有由一名律师来代表他的权利，而且常常甚至不知道将要进行的这一程序实际上就是一次审判而不是一次审讯。

58. 据报道，对犯人的审判前拘留可以是无限期的。据称，无罪推定原则是得不到尊重的，特别是当主体被控为反对派武装团体成员时就更是如此。据说，律师们一般都不接受这类性质的案件，以免他们自己被怀疑是反对派武装的同情者。在政治审判中没有律师出席的做法已被认为是革命法庭程序中的一个重大缺点。据说其他的缺点包括剥夺被告要求证人出席为其自己辩护的权利以及对裁决和判决的没有上诉权。在这一点上，可以回顾指出的是，在其第一次访问期间，最高法院院长曾告知特别代表说，上诉权是得到承认的，而且在革命法庭所管辖的案件中也无例外。但是，关于革命法庭和检察官办事处的管理条例第 11 / 2 条排除了修正伊斯兰革命法庭所作判决的可能性。（关于从当局得到的这一方面的解释，见第 206 段。）

59. 另外，据说，在革命法庭的程序中，关于给准备辩护以充分时间与便利的要求一般都得不到满足。据报道，在调查期间，要在革命法庭上加以审判的人常常是单独监禁和与外界隔绝的，而且也不能在事先有足够的时间得到有关其审判日期的通知。另外据称，实际上，伊斯兰革命法庭首先作出惩罚性处罚，而不是确保被告得到公正的审判。

60. 其他的报告宣称，存在不管法庭判决，任意延长刑期、处决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不同刑期的犯人、或者再次逮捕已服刑期满者的现象。

61. 关于对贩毒案件的司法裁决，据 Abrar 报报道，根据总务委员会司令部情报副主任发出的指示，自一项新的反对贩毒的法律生效以来，已有 5 万名吸毒者被逮捕，其中包括吸海洛因者 19,822 名，吸鸦片者 22,963 名，吸大麻者 7,215 名。根据德黑兰电台 1990 年 1 月 10 日提供的数字，在全国 8 万吸毒者这一总数中，5 万人已被逮捕。1990 年 1 月 24 日，德黑兰电台宣布，335 名毒品贩子和推销者以及 2,231 名吸毒者已于 1 月 21 日被捕，这些人均已被转交给司法当局。

62. 特别代表得知下列指称不符合司法裁决规则的一些具体案例，据报道如下：

(a) Mitra Ameli 女士，36 岁，寡妇，内科医生，Ziaedin 和 Aghdas 之女。据报道，她是于 1984 年 10 月 9 日被捕的，并被判处七年徒刑。她的丈夫 Anoushirvan Lofti 先生——伊朗人民突击队组织领导人之一——于 1983 年被捕，于 1988 年被处决。她的女儿 Khatereh 于 1984 年 3 月 30 日出生在狱中。1984 年 4 月 28 日，这个孩子交由 Mitra Ameli 之母在狱外照管。据报道，Ameli 女士应于 1990 年获释，但其释放须以她公开谴责她已故丈夫的活动为条件；

(b) Roger Cooper 先生，英国人，55 岁，商人。据报道，他显然是由于停留超过了签证期而于 1985 年 12 月 7 日被捕的。据称，他被关押而没有任何指控，而且直到 1986 年 8 月之前他被拒绝接受任何领事探访。在他被拘留的前数月期间，他被公开说成是一名英国间谍，并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被描绘成供认犯了含糊不清的间谍罪名。但是，从来就没有宣布过任何指控，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审判。据称，领事途径一向不畅通。自其被拘留以来，他只接受过英国利益代管科成员的六次领事性探访和其家属的四次探访。尽管他的收发邮件的权利据说近数月来

有所改善，但据报告这一权利仍一直受到严格限制。据谣传他已因间谍罪而被判处了两期徒刑，因而他大约直到 2003 年都不会获释；

(c) Jamshid Fadec。据报道，他在被监禁四个月之后并在未进行审判的情况下已在马斯吉德苏莱曼市被处决。在其被监禁期间，不允许其家属探视；

(d) Mehrdad Fadec。据报道，他在被监禁四个月之后并在未进行审判的情况下已在马斯吉德苏莱曼市被处决。在其被拘留期间，不允许其家属探视；

(e) Saeed Firooz 先生，司法部 Tonekabon 办事处会计。据报告，1989 年 12 月 3 日，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10 名士兵进入其住所，拿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并恫吓他的妻子和孩子。当天晚些时候，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名士兵来到他的办公室，给他蒙住眼睛，戴上手铐之后把他带到 Nashtaroud 监狱。卫队士兵告诉他，他的逮捕证是 Tonekabon 伊斯兰革命检察官 Ramazanipour 先生签发的。在狱中，有人曾证 Firooz 先生在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控告司法部某些官员和 Tonekabon 一些非宗教法官——这些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进行过暗杀活动的士兵判处了死刑——的案文上签字。Firooz 先生拒绝在这些文件上签字，并据说因此遭受酷刑。其妻子将此事报告给德黑兰监察署。两名警官从德黑兰来到监狱，并据称证实了监狱当局对 Firooz 先生和其他囚犯施行了酷刑。但是，后来，由于更高等宗教当局施加压力，警官们未结束其调查即返回德黑兰。当 Firooz 夫人试图继续在德黑兰将此事告到监察署时，卫队士兵攻击并没收了她的汽车。Firooz 先生后设法逃出了监狱；

(f) Hura Fuladpour 女士，38 岁，已婚，教师，Ghasem 和 Sedigheh 之女。据报告，她于 1983 年 2 月被捕并被送往 Evin 监狱。据称，她尚未得到关于将她监禁的理由以及刑期的通知；

(g) Zohreh Ghaeni 女士，约 35 岁，寡妇，高中教师兼人民党青年组织青年妇长报《Azarakhsh》编辑。据报告，她于 1983 年初前往参加该党在德黑兰的

办事处的一次会议时被拘留的。其丈夫 Kiumars Zarshenas 以及其他 50 人于同日被捕。在 Zohreh Ghaeni 被捕后的大约六个月时间内，没有任何关于她的去向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看望她。在电视转播人民党几位领导人坦白之后，她才能够与其家属通电话。两三个月后，Evin 监狱当局通知其家属说，他们可获准每两星期对她探视一次。据称，在她被捕约三年半后她才受到审判。据报告，对她的审判就是把她带到一位毛拉面前，由他判处她八年徒刑。这一判决自审判之日算起，而且不考虑审判前拘留期间。据称，控告她的确切罪名仍不得而知。据报告，监狱当局告诉她说，她必须与其丈夫离婚，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无神论者。她拒不服从，而她丈夫于 1988 年 8 月被处决。在国王政府时期，因其政治活动，Ghaeni 女士曾被监禁了一年半；

(h) Mahmoud Hassani，据报道被判处了七年徒刑，而在其刑期即将结束之前被处决；

(i) Sussan Hosseinzadeh-Arabi，1962 年出生于拉什特，据报道于 1981 年 9 月 15 日被拘留，并据称未经任何审判于 1989 年 9 月 14 日在拉什特市被处决；

(j) Fatemeh Hosseinzadeh-Tussi Moghadam 女士，别名 Giti Azareng，约 40 岁，寡妇，一家保险公司的雇员，据报告，她于 1983 年 4 月与其两岁的儿子一起被捕。其子与其一起被监禁，但后来被释放并交由亲属照看。显然是由于她与人民党有关系，而被判处 13 年徒刑。其丈夫 Saeed Azarang 于 1988 年上半年被处决；

(k) Fatemeh Izadi 女士，约 40 岁，寡妇，内科医生。据报告，在国王当政时期，她就曾是个政治犯，后在 1983 年 2 月再次被捕。其夫 Fariborz Salehi 先生因支持伊朗人民突击队组织的活动同时被捕。其夫于 1988 年被处决。在一次简短的审判后，她被判处 20 年徒刑。据称，在被监禁期间她染上了肺结核病；

(l) Mahin Jahangiri, 26 岁, 据报告于 1981 年被监禁在 Semiron。据称, 在服刑约 35 天之后, 她未经任何审判而被处决;

(m) Mohammed Gholi Jahangiri, 24 岁, 于 1981 年被监禁在 Semiron, 而且据称在服刑约 35 天之后未经任何审判而被处决;

(n) Amir Houshang Kamrani 先生, 据报告, 他于 1984 年被捕。他在 1986 年被判处 30 年徒刑。自 1988 年以来即不允许他接受探视。他目前在何处不得而知;

(o) Malekeh Mohammadi 女士, 约 65 岁, 寡妇, 人民党报纸《人民报》和 Donya 报记者和编辑。她和 Meriam Firouz 一起于 1983 年 4 月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但后来她被减刑。她所犯的罪名尚不得而知。她与人民党一位领导人 Mohammed Pour-Hormozen 结婚, 该人与 1988 年秋被处决;

(p) Seyyed-Mehdi Nasry, 64 岁。据报告, 他自 1988 年 4 月 24 日以来一直被拘禁而未受任何指控或审判, 据说是因为其子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支持者;

(q) Mohammed-Taghi Rahimpour 先生, 陆军助理中尉。据报告, 他于 1981 年被捕, 据称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未能将其妻 Zahra Nouri 女士逮捕, 她被指控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同情者。1982 年, 他在一次据说仅持续了五分钟的简短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

(r) Ali Reza Rajai, 1957 年出生, 据报告在 Evin、Gohardasht 和 Ghezel-Hesar 等监狱被监禁六年之后于 1989 年被处决。据说, 他仅被判处五年徒刑;

(s) Manijeh Riazi 女士, 36 岁, 已婚, 学生, Jaber 之女。据报告, 她于 1981 年 6 月被捕, 后被送往 Evin 监狱并被判处 2 年徒刑。在两年结束时, 她再次遭到审问但未获释。据称, 她一直不知道她为什么被监禁和必须被监禁多长时间;

(t) Faezeh Sabetjahromi 女士，33 岁，已婚，学生，Fathali 和 Ehteram 之女。据报告，她与其六个月的儿子一起于 1983 年在卡拉季的 Hesarak 被捕。这个孩子在监狱中一直呆到上学的年龄。Sabetjahromi 女士被判处 10 年徒刑。她是伊朗革命工人组织领导人 Ebrahim Avakh 先生的妻子；

(u) Fatemeh (Zohreh) Sadigh Tonekaboni 女士，寡妇，教师。据报告，她在国王政府期间曾蹲过五年监狱，但在革命时被释放。她于 1983 年再次被捕。尚不知自那时以来她是否受到审判或判刑；

(v) Mohammad Reza Sedaghat，据报告，他现在在狱中但未受到任何指控或审判；

(w) Mehdi Vosooghian，据报告于 1985 年被捕并被判处四年徒刑。一年之后他再次受审并被判刑 12 年。据报告，他于 1988 年 6 月被处决。

D. 发表意见、言论、新闻出版和结社的

自由以及和平集会权

63. 据报告，该国政府不断干涉以函件、电报、电传和电话交谈等形式进行的信息自由流通。在这一方面，据称大量残疾退伍军人已被雇用并安置在全国各通讯部门，以监听公民之间的电话交谈。据称，出入该国的信件按照常规均被拆检。

64. 另据报告，各出版社均须为所有出版物事先取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的正式允许，而且该部只把印刷纸张分配给其出版物已得到批准的那些出版社。

65. 1990 年 6 月 27 日，特别代表致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对所收到的一些报告表示关注。据这些报告说，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先生与其他 89 人一起于最近致共和国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一些人已遭逮捕。被拘留的该公开信的一些共同签字人的姓名如下：Abdol Ali Bazargan (迈赫迪·巴扎尔甘之子)、Ezzatollah Sahabi (前

规划和预算主任)、Reza Sadr (前贸易部长)、Hussein Bani Assadi (前副总理)、Shams Shahshahani (前德黑兰检察官)、Nour Ali Tabandeh (律师和前副司法部长)、Yadollah Chamse Ardallan、Ali Ardalan、Rochan Ardalan、Farhad Behbahani、Abbas Ghaem Sabahi、Khosro Mansourian、Hashem Sabaghian、Ezatollah Hamede Sahabi、Mohammad Tavassoli 和 Akbar Zarrinehbafe。特别代表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向他提供关于这些人员被捕、对他们提出的指控、以及关于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据称，该协会已由于那封公开信而解散——的资料。特别代表要求保证上述所有被捕人员在拘留期间均受到人道的待遇，并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所有程序性保护措施中获益。

66. 1990年7月9日，特别代表递交了下列据称由于该公开信而被捕人员的补充名单：Habib Davaran 先生、Naim Pour 先生、Amir Tavakol Ebrahimi 先生、Hossein Shah Hosseini 先生、Nezamedine Movahed 先生、Mahmoud Maleki 先生、Hormoz Momayezi 先生、Said Sadr 先生、Hamid Sadr 先生、Khosrow Parsa 先生、Ahmad Shayegan 先生、Mahmoud Habibi 先生、Shahin Parsa 夫人和 Azar Sadr 夫人。他还重申了在其1990年6月27日的函件中提出的要求。1990年10月8日，又将下列据称被捕人员的补充名单传送给了该国政府：Abedi Rahim 先生、Ghaemossabahi-Abbas 先生、Yekta Habib 先生、Gorgi Ali 先生和 Gharavi Asghar 先生。

67. 1990年7月12日，特别代表听了 Aboulfaz Khorassani Nejad 先生的证词，他说他是一个学习政治科学的毕业生，并为一家晚报作记者。他说，他的新闻记者活动给他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一方面，他的文章常常受到审查或不能发表，因此他不能完全自由地从事他的职业。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文章，他收到了许多来自人民圣战者组织、带有威胁性的信件，这些信件把他看成是政府的同伙，他

们不知道他的文章常常是经过改写的。1981年，他和他的妻子遭到两名带有左轮手枪的人员的袭击。这两个人向他们开枪射击，致使其妻死亡。

68. 同一天被采访的另一个人说，他属于人民党，在该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的北部地区进行政治活动。他于1983年9月遭到逮捕，并一直被监禁到1988年2月。

69. 许多新闻报道、国外反对团体的出版物以及来自伊朗的报道都讲述了在德黑兰 Shiroudi 体育场周围示威者与革命卫队之间的冲突。这次事件显然是由于取消足球赛而引起的，而球迷们的反对转变成了政治性抗议。示威的人们呼喊反对政府的口号，并向汽车和建筑物投掷石子。官方来源承认逮捕了大约30名示威者，并补充说在审讯之后这些人得到释放。但是，其他来源的消息却指控革命卫队除了逮捕多名示威者之外，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群开枪射击，并补充说有10人在这些事件中死亡，后被秘密地埋在 Behesht-Zhara 公墓的无名墓地。

70. 1990年4月17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登的一份来自德黑兰的电讯说，警察在德黑兰北区逮捕了65人，因为他们呼喊政治口号和扰乱公共秩序。这一电讯还讲述了参加 Aref Valizadeh 葬礼——当警察在4月16日星期一试图逮捕他时将其击毙——的一伙被指称为流氓也遭到逮捕。

71. 伊朗全国抵抗运动宣布，Shapour Bakhtiar 先生号召从5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时至中午在伊朗所有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举行和平游行，要求政府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Shapour Bakhtiar 先生于1990年5月21日告诉人权中心主任说，响应他为自由选举进行游行的号召的和平示威者尽管未呼喊任何种类的口号，但还是遭到了支持伊朗政权的团伙的攻击和殴打。

72. 1990年2月19日，《世界报》国际版发表的一篇报道说，内务部已批准三个政党和协会开始它们的活动：由 Darius Zargari Marandi 领导的伊斯兰指导；印-巴次大陆毕业生伊斯兰协会，其主席姓名未提及；以及由 Arde-Shir

Azarghoshasb 领导的拜火教教士学会。

E. 迁徙自由；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

73. 据报告，该国政府现有一份已输入计算机的、约有 35,000 名被禁止到国外旅行的伊朗公民名单。那些被允许出国旅行的伊朗人则除了机场税之外还必须交纳巨额出境税和护照费。据报告金额如下：出境税，625 美元；护照费，275 美元；机场税，2,500 美元。据报告，在同一年历年内第二次离境的人须交纳两倍的出境费。据报告，旅行社在签发机票时必须登记旅行者的姓名和住址、其目的地以及逗留地点，并向保安当局报告。

74. 特别代表已收到下列个别控诉：

(a) Bahieh Shahidi，75 岁，家庭妇女。据报道，1988 年 8 月，当离开麦赫拉巴德机场前往美利坚合众国时，她被禁止登机。尽管事实上在她的护照申请中她已声明她自己是个穆斯林，她的护照还是被没收，其罪名是她是一个巴哈教派信徒。据称，她被当局告知，如果她愿意签署一项她不是一个巴哈教派信徒的声明，她即可获准离开该国。她签署了这样一个声明，但她被没收的护照却始终未归还给她，她也未获准离开该国。其子女均生活在美国；

(b) Reza Hadipannah，在美利坚合众国居住的伊朗人，于 1984 年 11 月将其护照寄到阿尔及利亚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使馆伊朗事务科以便续期。他收到了该科的一封来信，说他的护照已被没收，因为他曾参加过反政府抗议活动。

F. 关于恫吓或报复的指控

75. 在其 1990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第 1990/76 号决议中，人权委员会谴责一切无论以任何方式对寻求与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者力图为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利用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程序的个人或团体所采取的恫吓或报

复行为。它进一步要求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所有代表都在执行其各自任务的过程中将违反人权的情况报告给人权委员会或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根据其任务采取紧急步骤、帮助防止恫吓或报复行为的发生。并在它们各自向人权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给予特别注意。

76. 特别代表已收到下列关于恫吓或报复案件的控诉：

(a) Achea Ahmadi，据报告，该人于 1988 年中期被处决，监狱当局警告其家属如果这一处决的消息公布于众他们将要承担后果。

(b) Noureddin Kianouri，人民党前第一书记，和他的妻子 Meriam Feirouz。据报告，在他在 Evin 监狱中会见特别代表之后不久，Kianouri 先生即被单独监禁，并再也不允许他接受探视，因为在那次会见中他声称经受了酷刑。据报告，Kianouri 先生的妻子也受到同样待遇；

(c) 另外据称，在特别代表第一次访问期间，有几个试图在开发计划署驻德黑兰办事处与他接触的人曾遭到政府特务的阻拦，特务们把他们带到各革命委员会的设施中进行审问。特别是，据报告，一对夫妇（其姓名已提供给特别代表）以此方式被带到德黑兰市中心 Mottahari 大街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在那里他们受到审问、恫吓、并被要求签署一份不与特别代表或其小组任何成员接触的书面保证。据该报告说，这些人后来在电话中几次接到将被处死的威胁，并且多次受到革命委员会的传唤。另外据说，有许多想要控诉的人（原政治犯或被处决人员亲属）也在电话中受到威胁或被传唤到革命委员会设施或革命检察官办事处，并且在将会遭到监禁或处决的威胁之下被命令不许与特别代表接触。

77. 在 1990 年 3 月 23 日的一封信中，前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先生告诉特别代表说，在 1990 年 2 月 15 和 16 日分别给德黑兰总检察长和内政部长的信件中，Tavassoli 先生曾报告，在他与特别代表谈话之后的数日内他和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威胁和辱骂性的电话。他曾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一并附上。

78. 1990年7月13日，特别代表曾接见了一个要求将其姓名保密的证人。这位证人称，在特别代表离开德黑兰之后，曾在特别代表面前作证的证人家属和亲属都受到了威胁或遭到逮捕。他还说，曾与特别代表见面的一些犯人都受到酷刑和被处死的威胁。应特别代表的要求，该证人保证提供关于他提到的那些行为的具体详细的资料。

G. 妇女状况

79. 根据特别代表已收到的报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妇女受到多种歧视行为之苦。据称，在下列某些领域中对妇女有不平等待遇。

80. 据报告，特别是在家庭内，如果妻子、女儿或姐妹犯有不道德或不贞洁行为，丈夫、父亲或兄弟就可将其杀死。此外，如果婚姻解除，母亲监护其子女的权利据说也只限于两岁以下的儿子和七岁以下的女儿——即使父亲已经死亡亦如此。

81. 在妇女享有平等机会方面，据称妇女不得进入某些学习领域，如制图、可视通讯和电影摄影学等。据说妇女被提拔的机会是很少的，特别是在管理或监督岗位上都没有妇女任职。

82. 关于司法裁判，据报告，妇女在法庭上的证词的价值被认为只相等于男子的一半。因此，需要两名女证人才能抵销一个男子的证词。另外据称，被判处死刑的处女要在执行死刑判决之前经历强制性的婚姻生活并被奸污。

H. 儿童权利的状况

83. 据报告，根据《民法》第1210条第1款，女孩青春期的年龄规定在按阴历计算的九岁（相当于八岁九个月）。在这一年龄时，据报其父亲或祖父（父系）即有权将其年幼的女儿嫁给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人，以换取一定数额的钱，即所

谓的“Shir Baha”。

84. 另外据报告，根据该法关于伊斯兰惩罚方法的第 32 条，对儿童进行体罚直至使其残废。

1. 关于对平民使用暴力
行为的证词

85. 1990 年 2 月 23 日，保卫暴力受害者组织——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成立的一个组织——的六名证人成员要求特别代表在日内瓦听取他们的陈述。他们请求将姓名保密。

86. 一位证人说，他一直是一个英语教师，而且从不从事政治活动。因为他留有胡须，人民圣战者组织就怀疑他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和政府特务，并企图将他致于死地，结果造成他的妻子死亡。他们把这次事件大肆宣扬为“处死了一个政府特务”。该证人说，当这次杀害事件发生时，他并没有在他妻子的公司里。他进一步说，他曾试图在德黑兰见到特别代表，但未能成功。他答应寄送据他说也被人民圣战者组织杀害的 12 个人的名单。他说他的日内瓦之行是在同样情况下死亡的人的家属赞助的。

87. 另一位证人说他原来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由于他受到其宣传所吸引，他在革命后参加了这一运动。他曾在诸如组织公众游行示威和社会动乱等政治活动方面受训两年。后来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结束的那年，他被政府逮捕并送到 Evin 监狱。他指出他从未直接参加过军事活动。他被判处 10 年监禁，但是在服刑 4 年之后，于 1986 年大赦期间被释放。他至少了解三次由人民圣战者组织犯下的暗杀活动；受害者有一个杂货商、一个出租车司机和一个钟表工人。

88. 另一位证人说，他的职业是一名内科医生，原来是库尔德民主党成员。

他在革命前两年至革命后一年的时间内曾属于该党。他宣称，在战争前，库尔德民主党曾从伊拉克政府接受过金钱。实际上，参加这个党的每个家庭都曾从伊拉克政府接受过 5,000 第纳尔。负责分发这些钱的伊朗特务是一个名叫 Abdullah 的男人，而且目前在该党中颇有影响。尽管他现在被流放，但他在国外继续其活动。据该证人说，库尔德党在革命后告诉其成员不要交出他们曾用来与国王进行斗争的武器。在与伊拉克的战争开始一年之后，该党的一伙人去伊拉克并带回武器，以与伊朗政府战斗。该证人认为，现政府一向是宽厚的，并接受了库尔德人生活的许多事实，如此其自己语言的出版刊物等。尽管在政府学校中使用 Farsi 语教授课程，但在私立学校里也允许用库尔德语讲授。在国王统治时期，情况就不是如此。他进一步说，他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因为与中央政府有关的许多人都已被暗杀。他说他知道一位已怀孕五个月的妇女由于被怀疑与政府合作而被暗杀身亡。

89. 另一位证人说，她通过她的丈夫，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加入该组织有三年时间。他们二人都接受了军事训练，她曾担任她丈夫的代理人。他们一起被捕，而她丈夫被处决。作为他的代理人，她最初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后来刑期被减至 10 年。在服刑 6 年后，她于 1989 年被释放。该证人进一步指出，作为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前成员，她可以证明事实上它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人民圣战者组织告诉她说，某些人被认为是政府关键人物，因此，如果这些人被杀，政府就会垮台。现在她认识到，这种斗争方式是不合理的。她本人认识的一个恐怖主义分子是 Radjavi 先生，他曾在她丈夫的小组中服务。1982 年，Radjavi 先生曾在 Dj'an Hour 杀死过一个名叫 Hossein Mehrabian 的杂货商。Radjavi 先生还曾接受过杀害一个叫 Davood Nazeur Baka 的木刻师的命令，该人已离开了人民圣战者组织。她丈夫的小组的另两名成员曾在 Narmak 杀害了一个名叫 Haji 的纺织品销售者。这两人后来被抓获。属于该小组的另一名杀人者是 Ali Soleamani，他住在 Djavadeeh，曾暗杀了一名家庭妇女。她知道的另一个恐怖主义分子曾杀害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在 Jajreesh 大街开有一家电器商店，另一个人叫 Mahmoud，曾住

在 Tajreesh 大街。这位证人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要离开该组织是不容易的，并请特别代表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这位证人还指出，当她在监狱中时，曾遇到一个名叫 Mozgan Momayoum Far 的姑娘，她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名成员。由于她在执行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个任务过程中遇到的一次事故，她的一只脚被截肢；在事故发生后，司机未安排任何帮助而离开了她。后来，人民圣战者组织公布了这一案件，宣称她在监狱服刑期间截去了一只脚。

90. 另一名证人说，她于 1971 年 9 月被捕，因为她负责保护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个私人躲藏点。五六个人住在那里，一个名叫 Mohammed，是几次暗杀的凶手。1981 年时，一个卖水果的人被 Mohammed 杀死，因为他支持政府。该组织中名叫 Ali-Reza Madani 和 Reza Ostad Hossein 的其他成员曾杀害了叫 Reza Darrsh Vand 和 Naserh Salem 的两名大学生。这一整个团伙于 1981 年 9 月被捕。该证人指出，当新成员加入人民圣战者组织时，他们得到了各种便利条件的许诺，但是所有许诺都证明是谎言，而且，渐渐地他们被唆使去犯罪。有关事实应只被认为是人民圣战者组织活动的一些例证。她说她不理解该组织成员如何能够获准在瑞士和在联合国自由出入。该证人说，她最初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在六年半后她被释放。

91. 另一名证人是伊朗电视台的雇员，他说当他妻子 16 岁时，她曾与人民圣战者组织有联系。在他们订婚后，在他的要求下她离开了该组织。在他们结婚之后，她收到人民圣战者组织寄来的数封要她返回该组织的信件。1982 年，一个妇女——其妻原来的一个朋友——在三个男子的陪同下来到他们家，粗暴地攻击了他当时已怀孕的妻子。其后果是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就是个残废，他妻子也患言语障碍症。

92. 此外，1990 年 7 月 12 日，特别代表还在日内瓦听了其他一些要求听证的人的证词，同时他们就这个问题作了证。他们当中一些人请求将其姓名保密。

93. Gazam Faripoor 先生说，尽管他父亲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还是在

1981年时被恐怖主义团伙杀害。因此，他的家庭成了受恐怖主义之害的许多家庭之一。

94. 另一个人说，他曾在人民圣战者组织里工作过。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他曾从1981至1985年在监狱服刑四年。现在他在其父亲的商店工作，但是他打算继续他由于服刑而被迫中断的医学学业。他重新进入大学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他指控说，属于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团伙，以及其他政治、社会和宗教团伙，都正试图利用特别代表将对伊朗进行的访问。然而，他又说，在其第一次访问期间，受恐怖主义之害的许多家庭都未能与特别代表讲话。他补充说，包括儿童在内的许多人都被人民圣战者组织关进了监狱。

95. 另一个人说，他从1979年被吸收起就一直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名成员。开始时，配给他的任务是诸如分发宣传传单等简单任务。后来，他分到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但从来没有军事性任务。他指出，1981年时，该组织决定加强其恐怖主义活动，其目的在于消灭那些它认为的关键人物，主要是军队中和保安部队中的军官。他所在的基层组织的头目是Mohammed Moghaddam，该人曾参加过一些恐怖主义活动。这位证人说，他不得不携带武器在一个房子里躲藏起来，并时时处于戒备状态。1983年，他的房子被保安部队摧毁，他也受了枪伤。他被判20年徒刑。他就这一判决提出上诉之后，他的刑期被减至15年。1987年，在他服刑四年三个月之后，根据当年发布的赦免令而获释。

96. 另一个人说，九年前，在收到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数次威胁之后，他的儿子被杀害。

97. 另一个是大学生，他说，尽管他弟弟并未参加政治活动，但他还是被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杀害。他说，他曾试图在特别代表第一次访问期间与他谈话，但未成功。他补充说，受恐怖主义之害的许多家庭成员那次都未能见到特别代表。

J. 宗教自由

98. 据报告，伊朗圣经会于 1990 年 2 月被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解散，而且多次力图获准重新开办的尝试均告失败。伊朗圣经会在过去 10 年里合法、公开地进行活动。在被解散之后，其卷宗被没收，其工作人员被拒之门外。此外，其执行秘书 Sadegh Sepehri 先生，他的妻子和儿子，据称都受到骚扰和要被监禁的威胁。

99. 有报道说，自 1983-1984 学年开始，所有亚美尼亚基督教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均被禁止。据报告，已采用由穆斯林神学家编写的法尔西文新课文。另外，据说从 1985-1986 学年开始，所有亚美尼亚基督教学校中的女生都被迫戴上伊斯兰面纱，尽管她们已经戴有遮盖其头发和颈部的围巾。还有报告说，包括大主教在内的亚美尼亚教士已被禁止进入校园，而穆斯林教士则可自由出入。另外据称，在宗教假日的通知向学生们的致词必须提前两周以法尔西文呈交给当局批准。

100. 另据报告，Ardak Manoukian 的亚美尼亚学校被强行从亚美尼亚社区手中接收过来，并改成一座穆斯林学校。

101. 据称，1990 年 4 月，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亚美尼亚社区的 Sipan 文化和体育俱乐部，关闭了该俱乐部并拘留了三名理事会成员和办公室职员。据报，他们被指控允许女孩进入房屋内而不戴蒙头围巾。据报告这四名被拘留人员由于违反宪法而被处罚鞭打 74 次。据称，允许他们每人支付 70,000 里亚尔“赎买”鞭笞刑。

K. 巴哈教派社区的状况

102. 尽管据报道被监禁的巴哈教派信徒的人数从 1989 年 11 月 28 日的 13 人减少到 1990 年 6 月 30 日的 9 人，但据称歧视该教派社区的总政策并未改变。

据报告，结束对其歧视和迫害须以该教派宣布放弃其信仰为条件。据报告，引起特别代表注意的某些改善仅涉及该教派某些个人的状况，而不是其整个团体的状况。

103. 1990年7月12日，特别代表接待了一个人，他请求就巴哈教派信徒的状况作证，但要求将其姓名保密。他说，他于1973年转为巴哈教派信仰。他说，该教派把宗教和政治混在一起。他被迫出席所有会议，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1988年，他改信穆斯林。他说，现今巴哈教派信徒可在政府同意下自由开展其活动。他说，确实，如果说你是一个巴哈教派信徒，你就可更快地得到工作或办好护照。他认为，无论是在学校或大学教育中，还是在医疗或医院服务方面，对该教派都没有任何歧视。

104. 另外有三个人请求在1990年7月12日与特别代表谈话，并要求将其姓名保密。他们指出，作为特别代表第一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结果，政府已释放了几名被拘留的巴哈教派信徒，解除了关于未经允许不得在国内旅行的禁令，便利了他们获得农村财产，并规定了使他们能够得到护照的特别优先措施。据他们的报告，只要说他/她属于巴哈教派，他/她就可立即得到护照。在交流媒介中对该教派的态度也已向更好的方面转变。但是，他们指出，一些巴哈教派信徒却仍保持一种对立的态度，并正试图制造紧张局势。

105. 特别代表还收到了关于巴哈教派状况的一些书面资料，在很多情况下都附有伊朗的官方文件。所收到的资料分为以下几类：

1. 解雇政府雇员

106. 在1990年2月22日给信仰巴哈教派的退休雇员 Izzatu'llah Nazari 的一封信函中，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提出：“正如你已经得到通知一样，根据民事法庭1362年2月15日（1983年5月5日）第h.b.1236/7号裁决并因为你属于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你已永远没有资格行使政府职责并在政府所属任何组织任

职”。

107. 在 1990 年 1 月 13 日的一封信函中，社会保险司指出，根据卫生部人力司乡镇委员会的决定，Manuchihr Shirvani 和 Ali Akbar Nawruziyan 已被永远开除公职，因为他们属于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

108. 1989 年 12 月 10 日，社会保险司通知劳工部雇员社会服务办公室说，根据有关决定，Dhabihuillah Fada'i 已被永远开除公职，因为他是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成员，而且，按照 1983 年 9 月 14 日的第 28827 / 6 号裁决，他的养恤金继续停发。

109. 在 1989 年 10 月 25 日的一封信函中，行政法院第一科下达了第 1002 号决定，坚持前一次关于 Izzat Ha'i Najafabadi 夫人的决定，因为该人由于是一名巴哈教派信徒而被从教育部解雇并被剥夺了退休金。对她的指控基于载有行政违法行为条例的第 19 号法令的第 2 节，而且这项决定被宣布为最终的，因为原告并未提出改变这一决定的任何理由或证据。

110. 农业部调查行政违法行为办公室 1989 年 9 月 30 日给 Payduilla'h Ali-Tabar——该人已被开除公职——的一封信函中指出，他属于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这一事实已经由他 1982 年 4 月 7 日的坦白和声明加以证实；关于开除其公职的决定因而是有效的；而且在法律上无必要将此案提交复审。

111. 1989 年 9 月 12 日，行政法院的一名法官下达了关于审议对卫生部提出的控诉的一项裁决，指出 Hushang Gulistani's 认为他自己是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的一名成员，1981 年 3 月 21 日的一项行政决定已下令开除其公职和停发其养恤金，而且，由于该决定是依法作出的，因此不得更改。

112. 1989 年 2 月 19 日，调查行政违法行为中央理事会的第 855 号裁决以下列言词描述了这一有关案件：Qudsi Ridvani 夫人曾作为巴哈教派一员登记注册，她承认她属于一个巴哈教的派别，并曾给那个团体以财务援助。法院认定她有

罪，并要求她归还她已寄往国外的资金；而且，由于对她的指控已得到证实，因此她被永远开除公职。

113. 1989年11月6日，行政法院7科下达了下列决定：Surayya Samimi夫人“承认出生于一个巴哈教派家庭，但并未声明改变其信仰。烟草产品公司已寄给她一份号码为42749/24 5月 1366 (1987年8月15日)的答复，指出她被指控为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的成员，而且经过民事委员会的裁决和改革理事会的审查，她已被判解雇并停发薪金。考虑到上述……以及已确认她为巴哈教派成员的事实，她提出的异议已被驳回和否决。这是最终裁决，不得在本院复议理”。

2. 拒不签发或撤回工作许可证

114. 全国兽医组织在1989年10月31日的一封信函中通知农业部检查组主任说，该组织给Jamshid Farsi颁发许可证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1988年11月2日的申请中，他已承认他是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的成员，而该教派是外国利益和外国政府的代理人。

115. Simman 贸易中心理事会1990年1月20日的一封信函通知巴哈教派信徒Afrasiyab Subhani先生说，他的工作许可证未被批准，因此，自从1990年1月21日起，他必须关闭他的商店，并将他原许可证交还给该理事会。该信函还说，如果他不遵守这一命令，就将根据工会条例第72号法令加以处理。

116. 戈尔甘房屋设备修理工会在1989年5月4日的一封信函中通知Massud Masudi先生说，在进行调查并确认他属于巴哈教派之后，该工会不能向他发放工作许可证，因此他必须关闭他的商店。

3. 中止养恤金或薪金的发放

117. 1989年3月11日，人民银行将下列内容告知各银行秘书处：“关于

1982年2月16日第3342号信函，Bihidukht Tibiyani 夫人坦白承认她属于巴哈教派，因此已停止向她发放退休金。”

118. 1989年7月23日，Khurasan 地方卫生局将一封信函寄送卫生部人事办公室，指出 Dhabihullah Dhabini-Mugaddam 先生是误入歧途的巴哈教派成员，因此已停发薪金。

4. 判处徒刑

119. 在1989年3月12日的一封信函中，Gombad 伊斯兰革命法庭以下列措词提到属于巴哈教派信徒的 Bihidukht Tibiyani 夫人一案：“Gombad 伊斯兰革命法庭已审理了关于指控你参加巴哈教派活动一案，因此，根据1989年2月26日第1684-7号裁决，你已被判处一年徒刑；由于你未出庭，故该裁决是在你缺席的情况下宣布的”。

5. 使配给卡失效

120. 1989年9月27日，商业司商品监督和分配伊斯兰理事会发布了以下通知：“因 Ishrat Shahriyari 夫人属巴哈教派成员，故其配给卡已被没收和作废，特此敬告”。

6. 剥夺教育

121. 1989年8月30日，Tankabun 的一所中学就 Mahmud Mukhta'ri 先生想让其子入学一事写信给教育司：“根据他明白无误的陈述，他们是巴哈教派成员。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则，本校有权不接受该学生”。

122. 1988年11月9日，一个调查被驱逐学生案件的委员会以信函的形式通知 Farzanih Khusravi Hamadani 小姐说，已经审理了她的案件，由于她因属于

巴哈教派而被禁止继续其学业，因此她必须在一些主要报纸上发表三次声明，宣布放弃其巴哈教派的信仰，如果她不这样做，她的状况就不会改变。

123. 在1989年10月2日审理和决定的关于 Allamih Tabatabai，大学另一案件中，Farzanih Khusravi Hamadani 小姐由于是一个巴哈教派信徒，因而被禁止继续其学业。

7. 被命令交还作为政府雇员时所获薪金的巴哈教派信徒

124. 曾为 Sadirat 银行工作的雇员 Hushang Tabish 因为拒不交还所收薪金而被逮捕。在被监禁一些时候之后，他同意从1988年10月开始每月支付金额3,000波斯金币。在他交纳了七个月之后，他决定停止交纳。据报检察官目前正在处理这一案件。

125. 原教育司雇员 Tal'at Mazlumi 夫人被命令交还她在政府任职时所得薪金。这项命令来自 Evin 监狱一科检察官办事处。检察官上一次关于该前雇员应提供一份支付保证书的命令的日期为1990年1月28日。

126. 已退休的陆军军官 Muhtashimi 上校收到了要他于1990年2月18日到 Evin 一科检察官办事处出庭的传唤。属于他的一块土地被没收，以作为他在陆军服役期间所获薪金的赔偿。

127. Isfandiyar Ghadanfari, Nadir Ghadanfari 和 Nadir Vahid 已被多次传唤。他们被带到 Evin 监狱第十三科，因为他们没有提供他们将交还他们在政府任职期间所得薪金的保证。

128. 据报，Manuchihr Mishn Chi 先生被关押在 Evin 监狱，因为他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交还所得薪金。

129. Yusuf Ahmada'i 先生的案子由 Evin 第四科处理，他同意提供一份他将交还所得薪金的保证。他已交款两次。

130. 原陆军军官 Vahid Sabuhiyan 收到了交还 153, 000 波斯金币的命令。他曾同意交还这一数额，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做并等待官方的反应。

131. 原 Tijarat 银行雇员 Faridih Ahmadiyyih 夫人收到了来自 Evin 第十二科检察官 1989 年 8 月 5 日关于交还薪金的传票。

8. 没收财产

132. 据报告，设拉子巴哈教派社区成员 Enayatollah Eshraghi 先生、Ezzat Eshraghi 夫人和 Roya Eshraghi 小姐于 1983 年 6 月被处决。Enayatollah Eshraghi 先生在 Palestine 街 105 号的家用住房被政府没收，并据报告将于近期内被拍卖。

四、关于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

A. 导言

133. 第二次访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时间是从 1990 年 10 月 9 日至 15 日。第 22 至 26 段已提到就这次访问交换信函和照会的情况。陪同特别代表访问的有人权中心特别程序科科长 Georg Mautner-Markhof 先生、人权官员 Miguel de la Lama 先生、秘书 Carmen Cuevas 小姐和联合国译员 Mohammde Tammami 先生。特别代表对秘书处这些成员的效率与合作表示感谢和赞赏。他还想提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 Per Janvid 先生的合作，正象他在第一次访问时所做的一样，他尽了一切努力帮助特别代表及其一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目标。

134. 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9 月 17 日信函的方式请求该国政府为他与以下官方或宗教人士的约会作出安排：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司

法机构负责人、最高法院院长 Ayatollah Montazeri 和 Ayatollah Ja'afari、贩毒特别检察官和一个革命法庭的主要庭长。特别代表以 1990 年 10 月 5 日函件的方式将情报部长列入要求会见的名单之中。

135. 特别代表还以 1990 年 9 月 17 日信函的方式要求该国政府安排一次对 Evin 监狱的视察，并指出，如认为有必要，他将要求对德黑兰地区的一两座监狱进行视察。他进一步指出，他将打算在私下听取他挑选的一些人的申诉其名单将在适当的时候转交。特别代表还指出，如能有机会列席一次革命法庭关于可能被审判死刑罪行的审判，他将表示感谢。

136. 在与外交部副部长 Manouchehr Mottaki 先生的第一次会晤时，特别代表得到了一份基于他上述要求的计划。在其访问过程中，这项计划经过了数次修改，其中有些修改是特别代表要求的，他特别请求把 199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六的全部时间用来听取犯人的申诉。原订与 Ayatollah Montazeri 的会晤，根据后者的要求不得不从 1990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推迟到 199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而最后又被 Ayatollah 取消。因此，特别代表要求根据他在 1990 年 9 月 17 日信函中的书面表示，允许他在 1990 年 10 月 10 日下午视察 Gohardasht 监狱。但是，外交部通知特别代表说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特别代表进一步要求当局给予帮助，使他能够会晤 Ayatollah Seyed Abolfazi Musavi Zanjani。通过官方途径安排这次会晤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是，特别代表却直接与 Ayatollah 作出了会晤安排，并于 1990 年 10 月 9 日会见了他。

137. 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官方会晤计划列于附录三。

138. 10 月 9 日，特别代表及其一行根据官方建议协调了他们自己的工作计
划，并列入了他们无须官方接触或帮助而能够进行的活动。这一计划的考虑主要是为了腾出时间用来审查主要有关犯人的具体案例和采访通过在日内瓦的接触看来愿意根据其经历和观察提供有关人权资料的一些伊朗社会生活中的人士和个人。

B. 与政府行政和司法部门代表的会晤

139. 以下几段总结了特别代表与政府当局会见的一些要点，其内容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

1. 与外交部副部长的会晤

140. 外交部副部长 M.Mottaki 先生感谢联合国代表团的来访，并说那第一次访问开辟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新篇章。他指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所扩大，并说冷战的结束将打开国际关系的新篇章。裁军和人权将是新时代的两个基本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加强其与所有国家和联合国合作的精神。通过谈判为所有国际问题寻求解决办法是新时代的另一特征。人权问题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心的主要问题和目标。

141. Mottaki 先生说，《伊斯兰人权宣言》已在伊斯兰会议上被专家们所通过，而且该宣言也在开罗举行的伊斯兰会议成员国部长会议上讨论和通过。

142. Mottaki 先生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仔细研究了特别代表的建议。伊朗政府现在能够反驳其政敌所提出的虚假指控。在外交部内已经设立了一个人权司。在伊朗已举行了两次研讨会，一次是地方性的，涉及西方和伊斯兰人权之比较，另一次则从人权角度讨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教义。现正为订于 1991 年 1 月底或 2 月初与人权中心合作举行的第三次研讨会进行筹备。

143. Mottaki 先生考虑了特别代表提出的八类建议，并说该国政府已对这些建议全部进行了考虑。已就每一项建议采取了实质性行动。给特别代表的一封信概述了所采取的措施（见第 12 段）。

144. Mottaki 先生提到了一项未决事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对监狱的视察。红十字已得到通知说，该国政府准备允许红十字委员会视察。

特别代表可视察他想去的任何监狱。

14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遵守伊斯兰教的教义，并希望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准备放弃伊斯兰教的原则。联合国应对那些有组织地违反人权及其行为出自高层政策的国家和那些偶尔违反一些人权的国家加以区别。

146. 特别代表表示希望，与红十字委员会旨在就视察监狱事宜达成一项具体协定的讨论能够早日结束。Mottaki 先生回答说，他的政府认为在与红十字委员会达成一项协议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并希望对监狱的视察将于近日内开始。

147. 特别代表提到了最近提交的两份备忘录，并重申收到正式答复的重要性。Mottaki 先生宣布，特别代表将在他访问期间开始收到具体答复。

148. 特别代表交给 Mottaki 先生一份 202 名囚犯名单并要求得到有关其下落、逮捕或可能刑期等资料（见附录二），并提交了他希望会见的 26 名囚犯姓名。这份载于本报告附录四的 26 人名单上载有特别代表在访问伊朗期间或访问之后已得到其资料的人员的姓名。

149. 这次会见之后该国政府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表示它将与联合国，特别是人权委员会充分合作。

2. 与情报部长的会见

150. 与情报部长 Hojatolislam Fallahian 的会见是在 10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30 分进行的。特别代表要求对在调查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事宜加以澄清。他特别就下列各项提出了问题：主要是在提交给革命法庭的案件中，信息和情报官员和特工人员在审判囚犯方面所起作用；参加处决工作的情报特工人员的具体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审讯的参与；情报官员，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卫队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情报特工人员在未接到其直接上级明确命令时自行采取行动的程

151. 这位部长谈到了反对伊朗民族的阴谋，然后提到了特别代表报告中提

出的看法，他认为，这些看法对伊朗是不公正的。关于他的部的活动，他列举了过去数年的许多事件，并谈及外国新闻媒介的敌对态度。他说，情报部的职责是预防和揭露间谍案件，并保护伊朗民族的文化与完整。根据宪法，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情报特工人员在进行逮捕和审判过程中必须依法行事。然后他谈及攻击私人住宅的走私团伙，还提到了最近有人被走私者杀害的案件。

152. 这位部长继续说道，宪法规定了三个部门：立法、司法和行政。在行政分部门中，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卫队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并直接对共和国总统负责；但是，他们是在法官的监督之下，尊重公民们的权利的条件下履行其职责。革命卫队在内政部领导下负责公共秩序事务，在国防部领导下负责军事事务。革命委员会在内政部的领导下，而情报特工人员则在情报部领导下从事工作。协调工作是在共和国总统这一最高级别进行的。

153. 在谈到情报特工人员在审判方面的作用时，他说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与其进行磋商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在许多案件中，法官都不接受情报特工人员的证据，并拒不允许他们逮捕嫌疑人员。有时情报特工人员确实参与审讯，但他们是在法官的监督下这样做的。说他们为获得口供不择手段——其中包括暴力和严刑——的说法是不真实的。

154. 情报官员是接受命令的；他们并不是独立的特工人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采取主动行动，例如，当他们看到有人企图用假护照进入该国或者有人放置炸弹时。在这类情况下，他们能够逮捕该罪犯。但是，他们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如实通知法官，而且他必须决定这样的逮捕是否有合法理由。有一个部门监督这些特工人员的活动，并负责处罚他们。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被提交给行政法庭，而在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则被提交给军事法庭。许多特工人员被解雇或被判刑。

155. 这位部长报告说，除了革命卫队外，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情报部官员、警察和宪兵队也负责防止和调查诸如杀人和抢劫等普通罪行，以及确保公民的

安全。警察部队都处于内政部的监督之下。最后，情报部长说，他认为，特别代表应把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伊朗民族犯下的侵略行为上，并采取一种痛斥和谴责恐怖主义组织所犯罪行的明确立场。他补充说，恐怖主义的殉难者和受害者的家人和亲属都有同感。

156. 在回答特别代表的一个问题时，这位部长说情报部的房舍没有附设任何监狱，因为所有被拘禁者都须经监狱组织的批准。接着他请特别代表参观该部各办公室所在的建筑群，以便他可肯定该部所在的建筑群没有附设或包括任何监狱。

3. 与麻醉品特别检察官的会见

157. 特别代表向 Hojatolislam Zargar 特别检察官提出了下列问题：(a) 在 1990 年有多少毒品贩子被处决？(b) 有多少目前正在受审？(c) 正在受审的那些人中有多少可能被处死？(d) 被判处死刑的那些人中有多少被减刑？(e) 在过去数月里，有多少处决是当众进行的或者是集体处决？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这位检察官陈述了下列内容：

158. 他说，自第一次访问以来已被逮捕的毒品贩子的人数——包括贩毒者和消费者——已达 9, 201 人，其中 8, 898 人是吸毒者，并已被送经康复中心。康复中心现仍不够用，为此，政府已请求国际组织给予援助。其余 303 人是贩毒者。并不是所有 303 名贩毒者都处以死刑；有些人将被判处徒刑。在以往被判处死刑的人中，6 人已被减刑。

159. 特别检察官说，在 1990 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较少。在 1989 年，4, 113 人被赦免。其中 2, 259 人被释放，而 1, 854 人被减刑。许多人获准在家住 3 天，而且有些人已是第六次享受这一恩惠。

160. 他还指出，自第一次访问以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当众处决。有时，15 或 20 人在监狱院子里被处决。特别代表强调指出了两点；必须保证贩毒者经过正当

的法律程序，而且有必要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大量减少死刑人数。

161. 特别检察官提到了在他监督下的实验室里正在加工成可待因的鸦片。这些可待因将移交给卫生部。在1990年的头六个月中共没收了1,320公斤海洛因和9090公斤鸦片。这些毒品大部分是为了运往欧洲国家的。

162. 特别检察官说，他将通过外交部为特别代表获取一个1990年被处决人数的确切数字，因为他当时手头没有这个数字。特别代表问是否考虑过把对这类罪行的司法权从革命法庭转交给普通法院，而回答是没有。

163. 在特别检察官的提议下，特别代表简短地会见了正在该屋院内工作的由于贩毒罪而被监禁的两个人。其中之一承认从克尔曼携带20公斤鸦片到德黑兰，他被判处18年监禁。革命法庭的这项审判是在他被捕两年后进行的。他的刑期后被减至五年。另一名囚犯承认携带7公斤鸦片，对他第一次宣判是罚款100万里亚尔。但是，这位特别检察官对这一判决提出异议，因此在一年之后，他被重新判处16年徒刑。1987年，这一判处被减至15年。这两个人都是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在革命法庭上被审判的。其中的一人指出，在调查期间，审讯者为了得到他的招供而殴打了他。两名囚犯说他们的条件有所改善，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在特别检察官的屋院内工作。他们一个月可请假一次，一般每次的期阴为三天。

4. 与宪法第10条事务委员会的会见

164. 该委员会副主席Asgharzadeh解释说，第10条事务委员会是由政府三个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实施宪法中人民有权组成一般协会以及特别是政党这一原则。该委员会由两名议会成员、两名来自司法部门的成员以及一名来自行政部门的成员组成。该委员会的秘书是独立的，由内政部长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定。

165. 其程序如下：每当一定数量的公民想组成一个政党时，他们须将其成员的姓名登记注册，其领导人须提交他们的私人证件以及一份原则和目的宪章。该委员会在其每周的会议上对这类请求加以审议。还须根据保安和司法当局的报告对申请人的背景加以调查。

166. 该委员会设有四个处：(a) 民族处，该处对例如无权组成协会的自治团体或派别加以限制；(b) 工会和行会处；(c) 处理理想作为政党——在公共安全和与外国政党合作等方面受到限制的政党——而行使职能的政治团体事务的处；以及(d) 处理从事社会活动，即文化或技术性活动的团体的协会事务的处。对申请按收到的顺序加以审议，而且对非政治性的协会所给予的批准快于政治性的。在过去的一年半内，共批准了 20-22 个协会。来自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的七项申请，以及来自德黑兰一个政治团体的一项申请和胡齐斯坦省的另一项申请正在审理之中。

167. 在回答特别代表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该委员会主席说，现正在对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的申请进行审查。只要这个团体的一些领导人有安全问题，这个协会就不能得到批准。这个团体的一些成员正由于间谍罪名而在受审和被关押。

168. 特别代表还询问了解散圣经学会的原因。回答是曾几次要求该学会到委员会来议事，并使其活动符合法律。该学会还需要得到文化部的批准。由于它未能提交这项批准书，因此其活动被中止。特别代表从消息灵通来源得知，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拒不授予批准书。

169. 特别代表说明了他关于个人与协会之责任的想法，并建议接受和应用明确区分个人责任和协会责任的理论。他继续说到，他认为，伊朗法律把完全属于个别成员的责任落到协会身上。他得到的回答是，当议会再次审议关于政党的法律时，这一理论可能会得到考虑。

170. 秘书说，委员会在将这一法律付诸实施方面遇到困难，因此已考虑对之加以修订并建议提交议会。

171. 接着进行的是关于保护人权的活动是否可认为是政治性问题的讨论。回答说已对这一题目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辩论。保护人权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但是，某些团体自称是在保护人权，其目的是为了掩盖政治活动，而且有时是旨在颠覆政府的政治活动。

5. 与内务部副部长的会见

172. Atrian-Far 副部长说，特别代表在其第一次访问时碰到一些模糊不清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他希望所有这类情况都能在第二次访问期间得到澄清。有些模糊之处关系到革命法庭，其他的则关系到政党。

173. 关于警察、革命卫队、革命委员会、宪兵队和司法警察的统一问题，共和国总统负责它们的协调以改善其职能的行使，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一项把这些保安和保卫力量加以统一的结果已得到批准。专家们已为此问题进行了一千个小时的工作，该法令正在实施。

174. 内务部必须提供一份组织图和任务说明书，以便在一年之内实施这项法令。两个月已经过去，因此所有警察部队的统一应在 10 个月之内完成。这些部队的统一将会大大提高其效率。

175. 特别代表询问了新闻界的情况。这位副部长告诉他说，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会向他提供更多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然后他提供了一些细节。任何有资格这样做的人都可以利用他自己的资金和手段发表想法和公布消息。政府认为向想从事新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是其责任，因此它允许进口机械和纸张。政府对想从事新闻工作的任何人都表示欢迎，并且接受批评——如果它是以“诚恳和真实的态度”提出的。报刊上载有大量对政府的批评。对政党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政府不会放弃

这一原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一个基本的不可违反的原则，这就是尊重宪法。新闻业和政党必须接受和遵守宪法。这就使作者们负有某些责任。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负责实施宪法，并因此对出版物和协会加以监督。但是，即使在有理由加以严厉处罚时，该部对它们也是宽大的。

176. 任何报纸都无须将其文章寄送当局进行事先审查，但是如果发表的文章载有错误或不真实的消息，或者如果某个人受到侮辱，那么该报就必须用同样的篇幅加以更正。否则，抗议者可提出诉讼。

177. 在过去的 10 年里，共出版了 5 万多种关于不同主题的书籍。督查书籍的组织对出版商的活动进行了监视。它还在书籍出版之前对之加以研究，如果它发现书籍有悖于宪法或者可能会有损于或触犯公众尊严，它可请作者修改不当或有害之处。这个问题几乎总是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而且作者们对结果都表示满意。

6. 与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的会见

178. Aminzadeh 副部长说，他对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表示怀疑，而且伊朗解决它的国际问题需要很长时间。

179. 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是艺术和文化部与新闻和旅游部这两个部合并的产物；合并的目的是加强其职能。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负责的范围有电影、戏剧、表演艺术、音乐、出版物、书籍、艺术（绘画、素描等）、报业、广播、电视、印刷、旅游，以及到圣地的朝觐等。广播和电视处在政府三个部门的联合监督之下。

180. 政府从未反对过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但禁止引起道德败坏的宣传。对音乐同样如此：政府从未反对过音乐，但消除了某些种类鼓励卖淫和败坏的音乐。对诸如绘画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一样。伊朗电影曾赢得过国际奖。艺术家们都知道，为防止腐败已划出了界限，因此他们不应越过这些界限。

181. 在革命之前，许多书籍都是被禁止的。在革命之后，出版书籍的数量

已大量增加。有时对是否允许出版一本书存在争论。当一本书助长卖淫和腐败时，就不允许其出版。

182. 新闻业享受保护和自由，但任何违反伊斯兰教和公共秩序的东西都是不允许的。新闻业促进伊斯兰的社会准则，反对殖民主义，提倡公德和坚持“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政策。批准报纸创刊的委员会是由政府三个部门——大学、出版商和文化部和伊斯兰指导部——的代表组成的。共有 15 家日报以及 300 种月刊、周刊或双月刊杂志。

183. 特别代表问该部对报纸的日常活动采取什么行动。他被告知说，如果一家报纸侮辱伊斯兰教、领袖或政府，它就可能受到吊销其业务许可证的处罚。

184. 特别代表提到了纸张的分配。这位副部长回答说他的部负责分配纸张。任何经批准的报纸都有权得到它所需要的纸张。但纸张的分配是有限制的。例如，《世界报》和《消息报》是有潜力增加其发行量的日报，但是政府能够以较低价格分配的纸张数量是有限度的。对反对派报纸可以获得的纸张数量并没有规定限量。

185. 特别代表询问了用于书籍的纸张分配条件。纸张是向印刷商或作者供应的。书籍在发行之之前需要得到批准。在有些书籍的出版得到允许时曾有一些批评，但是批准的唯一标准从来都是道德方面的而绝不是政治方面的。

186. 在正式会见结束后，特别代表在同一大楼内与正在来访的伊朗记者们进行了交谈。

7. 与最高法院院长的会见

187. 最高法院院长 Ayatollah Moghtadaei 说，根据伊斯兰教，法官对上帝负责，并属于先知之列，而且，审判地点就是上帝所在之处。根据伊朗法律规定，需要而且必须有一名辩护律师，被告和辩护律师均可得到某些便利条件。可就判决

上诉到最高法院或提交最高法院复审。当被告没有律师时，最高法院可撤销判决。议会刚刚通过了一项关于程序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一旦该案已结案，它即被认为是定案。这项法令使得最高法院院长可以审议该案并决定是否需要对它进行复审。

188. 在伊斯兰司法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就在最近，共和国总统在一次全国性年度研讨会上还对司法机构严格且平等地判决了一些犯法者表示满意。伊斯兰法律制度在尊重人权方面具有特点。伊朗愿意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以把它的经验传给别的国家，并学习别的国家的经验。

189. 在伊斯兰法律制度下，审判一个人的目的并不是惩罚，而是使之自新。如果该犯人表示悔过和愿意自新的话，他就被列入有资格得到大赦者的名单之中，即使他未服的刑期尚多。只有极少数犯人服满其全部刑期。

190. 从来没有任何人由于他选定的思想路线与政府不同而遭逮捕。巴哈教派信徒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巴哈教派信徒而被逮捕的，而是由于具体的违法行为。政治犯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被逮捕和被处决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暴力行为。如果被拘留者或被告悔过，他就可得到大赦，即使他犯有可怕的罪行。

191. 另一个问题关系到反毒品运动。司法机构决心在这方面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毒品是该国的一个问题。案件均提交给最高法院进行复审。只有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后才能实施判决。

192. 特别代表询问了一些在认定被告有罪的裁决与实际判决之间相隔数年之久的案件。这位院长回答说，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因为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在其他情况下，犯人得不到判决通知是因为该案在等待复审。只有在最高法院批准之后，才能将判决通知被告。犯人一旦得知了他的判决即可上诉。犯人有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案例已提交到最高法院，而这正是他们报怨和认为在认定被告有罪的裁决与判决之间相隔时间过长的原因。

8. 与司法机构负责人政治代表的会见

193. 政治代表 Badamchian 先生说，自由运动和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曾在战争期间自由发表了它们的声明——即使这些声明在当时都涉及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问题。自由运动尚未得到批准，但它在最近却活动积极。Bazargan 先生和其他成员仍享有自由，自由运动的其他成员因严重罪行而被捕。

194. 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一直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它曾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宣布其存在，并发表了非法声明；许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它的一些成员由于严重罪名而正在受审。该协会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卫人权，而是作为进行非法政治活动的一种掩护。

195. 特别代表说，根据他得到的资料，这两个团体都按正当形式提交了申请书，但都未获批准。它们的财产已被没收或冻结，因为当局已占领这些财产，它们的文件也已被查封。自由运动在革命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只需要适应新的法律条例。该运动曾向内务部提出了申请书和其他文件，由于该部在三个月内并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此，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该运动即不言而喻地得到批准。

196. 这位政治代表回答说，该运动从事过破坏活动，并曾与在国外的敌人进行接触。尽管在颁布新的关于政党的法令之前它的确已得到承认而且在此之后它向内务部也提出了申请但该申请并不符合必要的法律要求，因此该运动未获批准。该运动的成员从事的活动一直是不真诚的。三个月内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申请组织即自动得到承认的法令并不适用于这一案件。

9. 与司法机构负责人的会见

197. 司法机构负责人 Ayatollah Yazdi 说，伊朗法律的主要来源是拯救人类的《圣经》。《古兰经》说：“我尊重和尊敬人类。”

198. 特别代表提请司法机构负责人注意下列情况：(a) 在监狱不可能进行公开审判；(b) 有些已被判死刑的人没有律师为他辩护，另外有一个受控犯有间谍罪——为此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至今已受审了两年，但仍不知对他的判决；(c) 关于《1979年关于革命法庭和检察官办事处的行政条例》第11/2条的适用或废除问题。

199. 这位司法机构负责人说，有一个原则是社会利益必须高于个人利益。国际社会很少注意这一原则，因为人权问题已被政治化。这种政治化的做法破坏了这些权利地享受。有八年的战争中，国际社会从未关心过对伊朗人民犯下的各种罪行。然后他谈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海湾危机。

200. 这位司法机构负责人继续说到，没有任何法律制度象伊斯兰法律这样彻底地保护人权。这一点的最好证据就是一些反对伊斯兰原则的团体的存在，它们可公开地表达它们的看法，而且只要它们不从事武装行动就允许它们和平地存在。

201. 关于审判的公开性，他说一般是在市中心的正义官开庭审理，每天审判的案件不少于20起，而且所有审判都是公开的。当公民们对一个案件感兴趣时，则使用更大的场所。尽管在Evin监狱，对出席旁听人数有限制，但是公开审判的原则仍然有效。在任何情况下，法官都可以公共秩序的理由禁止旁听。

202. 每个人都有权请辩护律师，因此在被告不能得到辩护律师时，由法院提供。既然这是被告的权利，因此如果被告说他认为自己比律师更有能力进行辩护，那么也不强迫他接受律师。特别代表说他已注意到，被革命法庭审判的被告人实际上都没有律师。

203. 这位司法机构负责人说，在普通违法行为的案件中，如各方达成妥协，诉讼即告结束。在间谍案件中，在被告被捕和罪名得到证实之后，即开始调查和收集证据。由法官对证据加以权衡。如果证据被认为是充分的，即宣布判决。

204. 个人或团体都可以犯罪。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告是不能在调查阶段得

到有关对其指控的通知的，因为这样做会不利于调查的结果。关于第 11 条的适用性，他说革命法庭的决定并不是最终的：被告可就此提出上诉或者要求对此进行重新审议，而最高法院则可进行复审。

10. 与司法机构负责人司法代表的会见

205. 司法代表 Mehrpoor 博士提到了《伊斯兰人权宣言》和特别代表的前一份报告。他说，特别注意到人的尊严和生命权的对伊斯兰制度与国际制度从而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加以比较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关于辩护律师的必要性，他说变法规定必须有一名律师在法庭上帮助被告。司法机构负责人就这一点已作过说明。关于将判前拘留期算入判决所判刑期的问题，他说，根据一项目前正在起草的法案规定，判决之前的拘留期必须算入惩罚性拘禁期。他补充道，许多人都已得到大赦，并提供了载于附录七的一个名单。他说，伊斯兰的法律规则是不能废除的：例如，鞭苔的处罚就是伊斯兰法律规定的。但是这种处罚使用得越来越少，因为它一般都被罚款或监禁所代替。特别代表说，他希望在所有情况下，鞭苔都被罚款所取代。

206. 关于革命法庭，这位司法代表说，对这些法庭宣判的判决是可以上诉的，或者由最高法院加以复审。允许上诉或复审的那项法令是在两年之前颁布的。《1979 年关于革命法庭和检察官办事处的行政条例》中规定“革命法庭的判决为最终判决，对之不得进行任何修正”的第 11 / 2 条已不言而喻地废除，因为 1988 年关于上诉程序的法令具有优先地位，特别是其中第 5 条规定：“关于已被最高法院否定的第一陪审团、第一法律、第一军事、特别民事和革命法庭的决定，修改和宣布一项新判决的权力在于与宣布第一次判决的法庭同等的法庭。”

11. 与外交部长的会见

207. 在其访问的最后一天，即 10 月 15 日，星期一，特别代表受到外交部

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先生的接见。特别代表总结了其访问的要点，并感谢伊朗政府的合作。这位部长说，继续与特别代表的合作是其政府的政策。他说，他希望到现在为止，即在他第二次访问该国结束之时，特别代表能够看到关于违反人权的指控是虚假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人权状况较之所谓的“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要更好一些。这位部长对人权委员会竟然决定审查伊朗境内的人权状况而不去审查人们都知道对这些权利的尊重差得多的其他国家的状况表示惊讶。他说，他希望这种歧视性待遇不是出到政治动机，或者旨在向他的国家施加压力。他也希望特别代表没有受到其他国家或集团的压力。

208. 特别代表回答说，他没有受到任何政府——无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还是其他国家政府——或者个人或集团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责任感都会使他拒绝向他施加压力的一切企图。

209. 这位部长说，他希望人权委员会将能在其下届会议上改变它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态度。否则，本国公众舆论中有一部分就可能把与特别代表和人权委员会进行合作的官方态度说成是一种错误。国际上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的监视无论如何不应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了。我国不能长久地容忍这种监视。如果人权委员会不改变它对我国的态度，我国的一些主张强硬路线者就会争辩说，特别代表的报告的结论和他对我国的访问以及该委员会中的表决都是出于政治动机的。

210. 特别代表对该国政府按照他前一次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建议采取行动，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视察伊朗一些监狱表示满意。但是，必须与红十字委员会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对监狱的视察可以尽快开始。这位部长说，红十字委员会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已访问了该国，而且一位主任不久将到达该国，为这项协议制订出细节。一旦达成必要的协议，红十字委员会就能够立即开始其工作并对监狱进行定期视察。这位部长指出，特别代表一直能够在私下和完全自由地采

访他要求会见的许多犯人。这表明了政府对他的信任，因为甚至曾允许他会见犯有向外国提供国家安全情报罪的人。

211. 然后，特别代表向这位部长询问了该国政府对他以往的各份报告以及1990年提交的两份备忘录中所载全部违反人权的指控的详细答复。这些答复对于他的任务的执行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要求该国政府对他纯粹以人道主义和非政治理由提出的请求作出答复。这位部长回答说，他的政府将作出这些答复，其中有些可在其访问结束之前提供，而且，政府将考虑他的人道主义请求。

212. 最后，这位部长对在德黑兰大学举行的一次关于国际法和伊斯兰法律中人权问题的研讨会表示满意，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德国和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杰出法律专家和哲学家，会议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12. 与外交部副部长的最后一次会见

213. 在与外交部长的会见之后进行了这次访问的最后一次正式会晤。外交部副部长 Mottaki 回顾说，在特别代表的第一次访问期间，曾就伊斯兰人权原则的具体特征进行了一次讨论，而且，该国政府与特别代表和人权委员会进行合作的态度得到认可。邀请特别代表第二次访问该国是与这种合作态度相符的。这种合作的一个实际结果就是已与红十字委员会高级官员就如特别代表所建议的那样授权红十字委员会成员对监狱进行定期视察问题开始了会谈。不久将达成一项有关此问题具体协议。

214. 关于特别代表关于必须保证所有被告有权得到法律顾问的建议，他说已向议会提出了一份在宪法第 35 条有关规定的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的此类法案。即使在口头诉讼中，换句话说，在调查被拘留者期间，也可以得到法律顾问。

215. 这位副外长还说，由于伊斯兰教的同情心和特别代表的建议，已经制订并扩大了特赦和赦免政策。此外，关于对国际上界定和保护人权的制度与伊斯兰

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和举行研讨会的建议，他说，已取得的进展包括最近在德黑兰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关于特别代表的另一项建议，该国政府已决定请求人权中心在其咨询服务方案下为一个综合性长期项目提供援助。

216. 关于处决的人数，他说，根据特别代表的一项建议，自1990年3月21日——伊朗新年以来，处决的人数已大量减少。执行处决的目的不仅是惩处罪犯，而且是使其他人不敢犯法。但是，只是对诸如贩毒、间谍和凶杀等最严重的犯罪分子才实行处决。关于这一点，他曾转交了一份自伊朗新年（1990年3月21日）以来被执行处决的113人的名单。根据这一名单，32人显然是因为一般罪行而遭到处决，71人因为贩毒，4人因为从事破坏国家安全的活动，与武装团体和贩毒分子合作，3人因为恐怖主义行为，2人因为间谍，还有1人以未加说明的罪名遭到处决。

217. 关于对特别代表转交的指控的答复，这位副外长说，政府将尽其最大努力对所有指控作出答复。但是，这些指控必然会涉及到实施法律的问题，对所犯罪行处罚的严厉程度、或者所施处罚与现行法律之间的一致性等。它们不可能是对伊斯兰法律制度、法律、或者具体地说，对刑法典条款产生怀疑的指控。这是一些必须在其他、主要在学术论坛上和在其他情况下加以讨论的问题。这位副外长还宣布说，政府已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在通过判决之前在监狱中度过的时间必须算入处罚性拘禁的刑期之中。特别代表对这一主动行动表示满意。

218. 这位副外长还说，伊斯兰共和国向所有想了解该国人权状况的人开放。在这一方面，他宣布说该国政府已对大赦国际访问该国的要求给以有利的考虑。他还报告说，司法机构领导人已对载有指控的许多信件作出了答复。他说，在该国境内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而且就一些国内和国际问题存在着广泛多样的看法。没有任何人仅仅由于他的政治看法而遭到调查或拘留，而且任何公民都可每天在传播媒介、在大街上或在清真寺里公开表示他的政治看法。议会反映出全国政治看法

的多样性。

219. 这位副外长随后谈到了特别代表对 Evin 监狱的视察。他说，特别代表能够完全自由地会见了他所要求见面的大多数犯人，其中包括那些被指控和犯有为国家敌人充当间谍和企图破坏国家安全的犯人。他补充说到，已在当时向他说明了他未能会见其他犯人的原因：他们已被释放，暂时请假离开监狱，或者他们的审判处于调查阶段，因此检察官未给以必要的批准等等。总之，政府充分信任特别代表，让他会见甚至在战时向外国提供了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内部情报的人。这表明了政府与特别代表和人权委员会的合作态度。但是，如果要使这种合作继续下去的话，就必须放弃对他的国家境内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所持有的歧视态度和偏见，就必须清除其余的障碍，也就必须结束这种双重标准，即在一些国家调查人权状况，而在存在更严重和更有组织地侵犯人权状况的其他国家却又不进行调查。他希望，大会第三委员会的会议能够标志着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联合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新篇章。

220. 最后，这位副外长交给特别代表一份清单，对在特别代表不同的报告（E / CN. 4 / 1988 / 24、E / CN. 4 / 1989 / 26、A / 44 / 620 和 E / CN. 4 / 1990 / 24）中提到的据称被处决的 3620 人提供了政府的正式资料。这份清单中的这些资料是由司法部统计司、警察局鉴别股和登记与统计组织编纂的。这份清单的摘要载于附录六。

221. 特别代表为在他访问期间得到的便利与合作向外交部和政府官员表示感谢。

C. 在 Evin 监狱犯人的听证

222. 对 Evin 监狱的视察于 1990 年 10 月 13 日进行。特别代表受到德黑兰地区监狱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其代表、Evin 监狱狱长以及外交部一位官员的接

待。监狱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解释说，目前在 Evin 监狱关押大约有 2,000 名犯人，其中 60% 是由于吸毒或贩毒的罪名判刑的，35% 是普通罪犯，而仅有 5%（在 100 至 105 人之间）是政治犯，他补充说到，德黑兰省的所有政治犯都在 Evin 关押。Evin 监狱狱长再次强调指出了伊朗监狱系统的特点，即其目的在于使犯罪者得到改造和重新做人。这就是为什么大赦次数频繁和许多犯人能够请假——期限可从三天到一年之久——的原因。对普通犯人和政治犯都可批准假期。监狱官员们对特别代表主要选择反政府人员或者新近被捕的人员表示遗憾，因为当局还没有什么时间以积极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被引入歧途的信念。他进一步强调指出，监狱行政管理机构必须有机会对特别代表将会见到的一些犯人可能提出的所有不公正指责进行辩护。

223. 由于特别代表已经视察了 Evin 监狱的许多设施，因此他要求把这次视察全部用于听取他所挑选的 26 名犯人的申诉。于 1990 年 10 月 9 日交给当局的这 26 个名字涉及到特别代表已得到特别详细资料的一些案件。这些案件可分为以下几类：(a) 受控犯罪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b) 据称经受酷刑的犯人；(c) 据称同在特别代表第一次访问期间与其见面而受到报复的犯人；(d) 外籍犯人；(e) 属于曾在前总理巴扎尔甘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的那个集团的犯人；(f) 属于巴哈教派的犯人；以及 (g) 一些女犯人，特别代表曾在其第一次访问期间与其中两人见过面。

224. 在特别代表于 1990 年 10 月 13 日到达 Evin 监狱时，他被告知说，由于多种原因，要与所有 26 人见面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别代表向当局递交了一份载有六人的补充名单。

225. Evin 监狱狱长解释说，载于第一份名单上的两个人已被释放，四人已获准请假，另有二人分别拘禁在阿拉克和卡拉季，因此在 Evin 不能见到他们。关于另外 10 名犯人（六名载于第一份名单，四名载于第二份名单），他未能从检察

官那里获得让他们与特别代表见面的批准，因为他们的案子仍在调查当中。特别代表指出，允许他会见的其他犯人的案子也在调查之中，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与不允许他会见的其他犯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相同。

226. 本报告附录四载有特别代表要求会见的所有犯人的名单以及对于他不能见到的那些犯人当局所提出的理由。

227. 在特别代表未能听取其申诉的人员当中，Roger Cooper 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特别代表在其前一次访问中就曾试图见到该人，但未能成功。在问及其原因时，Evin 监狱长回答说，Cooper 先生的审判尚未作出。特别代表忆及，在他第一次访问时，他曾被告知 Cooper 先生已被判了 10 年徒刑，而且他的判决书正在翻译成英文。这位狱长说，审讯还未结束，因为已就这项判决提出上诉。特别代表说，他认为这不是拒绝让 Cooper 先生与他见面的正当理由，因为这些会见都是中立的，与审判状况毫无关系。况且，他即将见面的其他一些犯人也已就其判决提出了上诉，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 Cooper 先生的案子会得到不同的处理。这位狱长回答说，已对 Cooper 先生提出了一项新的指控，因此已开始了另一次审讯，这一次涉及到道德问题。然后他确认了 Cooper 先生被判处了 10 年监禁。

228. 后来，在没有伊朗官员在场的情况下于 Evin 监狱行政管理办公室进行的会见过程中，特别代表与下列人员进行了简要的谈话：

Jamshid Amiri-Bigvand 先生、Bahman Agahy 先生、Hooshang Ahmadi Bigvand 先生、Noureddine Kianouri 先生、Meriam Feirous 女士、John Pattis 先生、Nour Ali Tabandeh 先生、Ali Ardalan 先生、Farhad Behbahani 先生、Hossein Shah Hosseini 先生、Badíulláh Sobhání 先生、Sakineh Sedaghat 女士、Ezzatollah Sahabi 先生和 Khossro Mansourian 先生。

229. 特别代表首先接见了人民党前总书记 Kianouri 先生，他曾在他第一次访问期间见过该人，该人在那次见面时曾提出了遭受酷刑的严重指控。他还见到了

该人的妻子——Meriam Feirouz。关于这两个人，已收到他们在特别代表第一次访问之后受到报复的指控（见第 76 段）。Kianouri 先生指出，原来允许他每周可与其妻子和女儿见面一小时的规定，已被减少到每四周可给其妻子打一次电话和每两周允许其女儿探视一次。但是，他并没有象所说的那样被单独监禁，而且从前三周开始，以前的探视次数再一次得到实行。看来他的身体状况好于 1990 年 1 月。Kianouri 先生进一步指出，他曾请求允许他妻子到监狱外接受外科手术，但是当局至今尚未批准这一请求。Meriam Feirouz 夫人提到在从 1982 年开始的拘禁初期对她所经受的多种酷刑。这种酷刑已造成一只耳朵失去听力、吞咽食物相当困难以及由于严重殴打造成的许多其他后果。她请求允许她站立讲话，因为她在坐着时感到疼痛。由于她的身体条件，她曾请求监狱当局不要迫使她与其他人共住一个囚室，而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另一方面，没有同伴又造成严重的心理紧张状态。她还说，在她被拘禁的八年中，特别是在最后这三年中，她得到了监狱里一些人的同情对待。

230. 然后，特别代表会见了 Ardalan、Behbahani、Mansourian、Sahabi、Shah Hosseini 和 Tabandeh 等先生，他们曾在前总理巴扎尔甘先生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上签了名。这些人指出，他们在 1990 年 6 月，即该公开信发表大约 20 天之后被捕，而且自那时起，他们就一直被单独监禁，一些人在 Tohid 监狱（原来称为中央革命委员会监狱），一些人在 Evin 监狱。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说他们曾接到过书面指控，但其他人说他们只是通过审讯员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才间接地了解到这些指控。据这些被禁者说，案件的罪名各不相同，如“从事侵犯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做法”、“参与反对革命和国家利益的活动”、“向国外发表那封公开信并散布其内容”等等。在有些情况下，审讯员们指责在该公开信的签名者集团与一个外国情报机构之间有着一种合作，因此这个集团通过在国外发表该信的方式与敌人相配合。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Ardalan 先生断

然否认该协会企图在政治上替代现政府，或曾从事过可以任何方式看成是间谍的活动。如果该公开信的任何共同签名者曾与国外联系，那也是有关个人的私自行动，而不是该协会的政策。Behbahani 先生指出，当局对该公开信被外国媒介得到一事表示不满。在这一方面，他曾因在被捕的九个月前去美国的一次访问朋友而遭到审问。但是，他强调指出，他既没有被指控，他也没有供认过任何间谍罪名。当他于 1990 年 8 月 6 日在电视上露面时，他只是承认了认识到签名者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是与一个外国的政策相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他还对监狱条件说了些好话。他说，待遇是令人满意的，食物也是上等的。这与其他人的陈述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抱怨单独监禁的时间加长（在 Tohid 监狱，囚号面积不大于 3×1.17 米），只要案子在调查之中，对单独监禁的期限就没有任何法定限制，还抱怨允许与亲属联系的机会甚少以及缺少法律顾问。在一个案子中，犯人指控受到毒打。一般说来，属于这一集团的人似乎都处于极大的紧张状态之中。由于他们年老多病和四个月的单独监禁造成的困难状况，他们当中一些人要求狱外专门医疗。

231. 特别代表还会见了均被指控犯间谍罪的 Amiri-Bigvand、Agahy 和 Ahmadi Bigvand 等先生（见第 35 段）。前二人确认他们已经审讯和被判处死刑，而第三人则宣布对他的审讯是在两年前进行的，但他仍在等候关于判决的通知。对他们的审讯是在一个革命法庭进行的，没有正式的罪名，也没有辩护律师。他们其中一人指出，对他的审讯只持续了 15 分钟。那两名已定罪的人曾在电视上招供，并已对判决提出上诉。他们尚未接到关于其上诉后应做的事的通知。

232. 特别代表还见到了以间谍罪被判处 10 年监禁的美国公民 John Pattis 先生。Pattis 先生说，他已承认曾为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工作。在调查期间，从未向他提出过正式罪名，并被单独监禁三个月。1986 年 9 月，他在伊朗电视台公开招供。一个革命法庭对他的审讯于 1987 年 3 月进行，在场的有一名法官、检察官的一名代表和一名翻译。这次刑事起诉有三名证人，开庭时间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

法律顾问没给他任何帮助，而且，通过的判决带有不可减刑的说明。自那时以来，在 1987、1988 和 1989 年他曾受到瑞士使馆美国利益代管科的三次领事性探视。他未曾受到酷刑，但接到过威胁。他当时与其他两名外国人（Cooper 先生和一名德国籍犯人）一起被关押在一间囚室里。他确认，在特别代表的两次访问之前监狱条件有显著改善。

233. 教育部的一位退休雇员 Sobhani 先生指出，他是在一个月之前被捕的，因为他无力偿还他在过去 14 年里所接受的养恤金。由于他是一个巴哈教派信徒，因此就要求这样做。当局简单地告诉他说，只要他的家属不能支付他的保释金，他就得呆在监狱里。他从来没受到正式指控，也没有把他提交给一个法官。因为他没有任何能够支付所需数额的希望，所以他恐怕他的余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

234. 特别代表还接见了 Sakineh Sedaghat Rashdi 女士，她于 1988 年在试图非法离开该国时被捕的。在得不到法律顾问的情况下，她被一个革命法庭判处三年监禁，她还指出，最近她获准离开监狱一周，并可接待其家庭成员的探视。

D. Evin 监狱的审判程序

235. 特别代表曾请求有机会出席一次革命法庭对可能被宣布死刑的违法行为的审判程序。1990 年 10 月 14 日，他应邀出席在 Evin 监狱进行的审判程序，但是，这次审判程序似乎是涉及一种不属于革命法庭职权范围内的违法行为（武装抢劫和盗匪活动）。根据从外交部得到的官方资料，革命法庭的职权在于下列领域：“对国家内部和外部安全所犯的、或与一切贪污腐败或反对真主的战争有关的一切罪行；危害政治当局生命的企图；与麻醉品和走私有关的一切罪行；与其目的在于巩固巴列维政权和镇压伊朗人民斗争的暗杀、屠杀、监禁和酷刑等有关的所有案件，不论是作为犯罪者还是教唆者；侵吞公款和牟取暴利以及囤积食品”。

236. 在九名被告和五名受害人在场的情况下，由一名法官主持这次听证会。有一名辩护律师在听证会结束时请求发言，然后宣布判决。这位法官朗读了《古兰经》经文，然后让被告们自我介绍并回答问题。检察官朗读了起诉书，其中谈到这九名被告犯下的八次不同的武装抢劫行为。然后，六名受害人作了证。

237. 检察官问每一名被告他们是否承认犯有违法行为，而他们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法官重复了这一问题，即问被告他们是否承认这些违法行为；他们再次作了肯定的回答。法官问他们的每一个人对其自己的违法行为有什么话要说，他们都回答说他们只请求宽恕。然后，他问其中一人为什么犯下这种违法行为，回答只是一个词：“愚蠢”。法官问他们是否愿意向受害人道歉，而他们当中一些人只简单地说了“不”。

238. 法官转向受害人。他们中第一个人说他坚持攻击者曾使用武器的说法——尽管他们否认这一点。原告之一说一名被告已向他道歉，但另外两名未这样做，并说如果他们道歉，他就撤回他的控告。然后，每一名原告都一个接一个地叙述了各自的看法和希望。

E. 特别代表从非政府来源获得的资料

239. 特别代表得到外交部的通知说，伊朗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曾请求该部在特别代表于德黑兰逗留期间安排与他会晤。特别代表接受了这一要求，并于1990年10月12日会见了下列组织的代表；伊朗妇女组织；工人之家；保卫暴力受害者组织；烈士家属协会；教师协会；作家协会；高校学生协会；以及保护暴力受害者组织。

240. 伊朗妇女组织强调指出，妇女享有绝对的无限自由。她们指出，妇女已自由地选择了伊斯兰法律，而她们的唯一抱怨就是并不是所有伊斯兰规则都已得到充分执行。她们认为假装的男女平等是一件残酷的事，因为这两种性别有着非常

不同的特性。

241. 工人之家的代表解释说，该组织是该国的主要工会，并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他指出，它的许多领导人都已被反革命集团暗杀，而且他们仍然担忧他们的安全。最近的一次暗杀于大约两周前发生在萨南达季。他说该工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并不是所有承诺都已得到履行，而且在住房和薪金水平方面仍然存在难题。但是，该组织认识到政府由于强加给它的那场战争的后果而在这方面所面临的限制条件。

242. 保卫暴力受害者组织提供了几个证人，他们当中三人说他们是人民圣战者组织前成员。他们后来被监禁和受到大赦。他们都指出，他们在监狱里受到了“人道和伊斯兰式的待遇”。目前他们和当局没有任何问题，但生活中一直担心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报复。他们当中一个人说他已在行政管理机构中得到了一个工作。第四名证人说，他原是一名共产党人，但已认识到作为共产党出版物的一名记者的活动就相当于犯有间谍罪。该组织提供的两个人——Ismail Asghar-Nejad 和 Mohammad Shabanzadeh 指出，他们的名字曾被包括在人民圣战者组织公布的据称已被政府处决的人员名单之中。他们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这些证件已摄制成影印件。第一个人的名字载于特别代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所附的据称被处决的人员名单中。² 另一个人的名字在特别代表现有的任何名单中均未出现。

243. 烈士家属协会请特别代表在其报告中特别注意人民圣战者组织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的问题，并就此报告了几起杀人事件。该协会还要求特别代表确认因恐怖主义而殉难的人员的具体权利。该协会还提到了巴哈教派，他们指责该教派在财政上支持以色列国。在该国，不参加这类活动的巴哈教派信徒并未受到任何歧视。

244. 教师协会提到了在其职业方面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但是他们对此表示

完全认可。他们提到的问题涉及学校经济条件紧张、妇女在从事某些大学的学习科目方面的限制、以及在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学校中教授各自的语音和文化方面对他们的限制等。他们还抱怨说，对这类情况批评政府是不允许的。

245. 代表作家协会的三名妇女提到了在国王政府期间他们所受到的严格管制。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不允许他们写非宗教的主题。许多成员都想以故事的形式描写当今伊朗社会的一些问题。然而，这是不允许的。所有文学作品都必须得到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的批准，而且未经这种批准就不可能得到政府分配的纸张，也就不能使作品发表。该协会认为它是反政府的，但希望明确地强调他们与在国外现存的任何反对派团体之间的区别。他们指出，政府并不禁止非武装的反对派。

246. 高校学生协会告知特别代表说，在每所高等学校都已建立了伊斯兰社会卫兵组织，这对言论和教学自由造成了某些限制。他们普遍抱怨说，教学水平低，而且班级过于拥挤。尽管中级教育是免费的，但用于课本和教材等重要支出还必须由家庭负担。由于这一原因，他们决定脱离卫兵组织并创建他们自己的协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政府的政治反对派，也不意味着他们同情人民圣战者组织，因为他们认为其成员是恐怖主义分子。

247. 学生协会把其目标解释为包括为言论自由而斗争，促进健康的知识和政治活动、以及反对压迫和反人类活动的运动。该协会对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活动提出了许多指责。

248. 保护暴力受害者协会也谴责了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些攻击行为。

249. 应外交部的邀请，特别代表还对国际研究学院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访问。该学院院长解释说，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德黑兰大学。从该大学分出来的一个新学院于1973年创建。该学院于1980年被查封，后在1983年重建。目前有380名学生在该学院学习，其中100

人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四名常设教授和数名客座教授讲授关于外交和谈判惯例的课程。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出席联大届会。由于时间短促，特别代表只是简单地向学生们表示敬意，但未能象所要求的那样给他们作讲演。

F. 从私人得到的资料

250. 在其在德黑兰逗留期间，特别代表再次走访了临时革命政府第一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先生，他在同届政府的前外交部长亚兹迪博士的陪同下接待了特别代表。巴扎尔甘先生对在他的公开信上签名者遭到拘禁一事表示关注，并强调了进行逮捕和以下做法的非法性，即当局公开指责，特别是提出象间谍这样严重的罪名。当局违反了被告无罪推定原则。巴扎尔甘先生指出，在进行逮捕之后，他曾给当局，特别是司法机构领导人寄去了一系列补充性信件，他并把这些信件的复印件交给特别代表。他说他从未收到过对这些信件的答复。

251. 那封公开信就该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缺乏自由与安全对政府提出了批评。它指责政府管理不善和采取一种使该国在国际社会中孤立的极端主义对外政策。该公开信的签名者请总统及其政府采取下列措施和政策：

“（a）防止在国内出现违法和破坏行为和避免与外国人签署屈服性和不受全国人民监督的协定；

“（b）恢复伊朗宪法第3章和第5章所规定的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停止某些〔政府〕机构和机关的镇压政策；

“（c）保障和保证那些从事合法和公开活动的政党、协会和新闻界的活动自由；

“（d）为了解决本国的问题、寻求人民的忠诚合作并最终为建立人民的合法统治而提供进行自由和无干扰的辩论、交谈和交换看法的机会。”

252. 巴扎尔甘先生进一步指出，没有一个被捕的人获准利用法律顾问，实

际上所有的人都被单独监禁，而且他们与亲属和朋友的联系一直是极为有限的。正如他在给当局的许多信中所强调指出的一样，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即将人拘留而不在 24 小时内把所定罪名通知给他们，并将他们单独监禁以由情报部特工人员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审讯而不将这些案子转交给主管法院。他还请特别代表注意一些被拘禁者的危险的健康状况。他进一步指出，自由运动（他曾任该党主席）以及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的办公室都已被当局关闭，而且它们的全部卷宗也被没收。根据一位革命检察官宣布的一项决定，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已被禁止。然而，这位革命检察官是无权发表这样的讲话的，因为根据关于政党和协会的现行法律的规定，有关解散一个政党或协会的裁决只能由司法部的一个特别法庭在收到内务部的一份控告后才可作出。关于他自己的党——自由运动，尚未对它作出任何正式决定，但是，由于其办公大楼和卷宗已遭没收，因此其活动事实上已被制止。自由运动已根据关于政党的法律提供了内务部所需要的全部资料，但该部并未在按法律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宣布其活动为非法。

253. 巴扎尔甘先生进一步指出，在众多场合下，当局都正式承认批评政府的权利，而这样做的一个例证就是在伊斯兰议会（议会）中的讨论。但是，一些代表已公开声明，他们在说他们想要说的一切东西时并不感到安全。他举出了几位代表的姓名，他们就是由于发表批评性言论而被清除出伊斯兰议会的。

254. 其他个人，包括关于伊斯兰原则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比较研究的作者 Ayatollah Seyed Abolfazl Musavi Zanjani 在内，也抱怨缺乏言论自由。根据几个人的说法，反映出这种状况的方式视情况而异，从革命卫队或其他有组织的团体的成员的恫吓和威胁、解雇、不得参与公共活动到拘留和起诉、或事实上的隔离、或软禁等，如马什哈德的 Ayatollah Qomi 或者库姆的 Ayatollah Rohani 等案件就是如此。这些人还提到对所有反对意见采取的多种多样的管制措施，如信函检查、窃听电话、以及革命卫队和情报部特工人员使用的调查网等。

255. Amir Taavoni 先生的亲属报告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四岁的女儿于 1982 年因同情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罪名而被捕。他的女儿在被拘留了 40 天之后获释，而他则在七个月之后被判处五年监禁。其亲属证实，他遭受了酷刑，而且由于殴打的结果，当他们在 Evin 监狱探视他时他简直都不能站立起来。他在 1986 年被释放，由于他不能得到护照，因此他与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逃出国外。他于 1987 年在边境上再次被捕，并在监禁 10 个月之后在 Evin 监狱未经审讯而被处决。

256. 一个请求将其姓名保密的人宣称，约有人民圣战者组织的 50 名成员在 Evin 监狱所谓的“209 区”内被隔离拘禁。这些犯人的姓名并未见于监狱的在名册上，因此在这个区中拘禁的人员需要特别代表给予紧急注意。原在 Evin 监狱的一名被拘留者也提供了同样的说法。由于这一信息是在访问的最后一天才提供给特别代表的，因此他没有机会向当局追查此事。

257. Nahid Arabali、Effat Bahrololoum、Ali Jajarmi、Maryam Rahmanian-Kooskaki 和 Mahshid Shakernia 说，人民圣战者组织曾报道了他们已被处决。他们出示了他们的身份证，而且经后来证实，第一和第三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人民圣战者的一份出版物上，第二和第五个人的名字列于特别代表提交给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报告(A/44/620)的附件中，而第四人的名字则包括在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报告附件中。³但是，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缺乏除了姓名以外的个人资料以及姓名拼写上的差异，不能肯定地确认名单上所列的人就是在特别代表面前出现的那些人。

258. 有几个人说他们是在伊拉克的伊朗战俘，并宣称人民圣战者组织曾诱惑他们参加他们的行列。特别代表认为这些情况不属于其任务范围，因此决定不把他得到的有关这类情况的许多详细内容列入报告。

259. 伊斯兰法律与国际法之间的协调问题是与 Ayatollah Yafari 的私下谈话

的主题，他很久前就曾邀请特别代表与他讨论这个问题。这位 Ayatollah 认为，真正普遍的人权制度应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原则为基础。在这一方面，他建议创建一个“亚伯拉罕学会”，在此体制范围内可对这些原则的实施加以研究。

260. 特别代表在访问过程中再次收到了数百封信件和来文。由于大多数都是用法尔西语写的，因此在完成本报告之前不能将它们及时翻译出来并加以分析。所以，特别代表打算在他提交给人权委员会下届会议中再来谈这些信函。

G. 与巴哈教派成员的会面

261. 特别代表还会见了巴哈教派的三名成员，他们基本上证实了早些时候受到的指控。同时，他们也承认政府愿意解决未决问题。他们还指出，歧视做法，尤其是剥夺商业和职业的做法，尽管仍然存在，但确有某些程度的缓和；本年内没收财产的做法仅有一例；而且关于没收农场和果园的请愿也得到了某些积极的反应——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什么明显的结果。有近 300 名巴哈教派信徒已申请护照，但只有 24 人得到护照以及必要的出境许可，而且有更多的人已应邀接受了面谈，这可能会导致颁发护照。巴哈教派的学生仍不能获准上高等院校，但是那些被拒绝进入小学或中学的人现在已获准在大学前各年级继续其学业。法院仍不受理巴哈教派继承人提交的继承请求书，而且许多巴哈教派信徒被剥夺了进行商业交易的权利。但是，在一些地方，现正在向巴哈教派信徒颁发商业许可证。关于墓地的问题，仍然未给巴哈教派信徒以任何正式所有权以保证他们有埋葬场所。医生只能私下行医且不能参加全国性保险方案，而巴哈教派的律师也不能参加律师协会或进入法庭。他们还提到该教派成员所经受的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可能获得信贷或者不能提升到较高的职位，即使在国外已获得学衔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个曾参与多年科学研究的人讲述了她如何与其他巴哈教派教授一起被驱逐出德黑兰大学，这些人现

在以卡车司机或花店店员等职业谋求生存。

262. 据说，出现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包括部分取消关于集会的禁令，现允许最多 15 名巴哈教派成员参加他们的 19 天节期。对巴哈教派的葬礼集会则没有关于参加人数的任何限制。此外，巴哈教派家庭还得到了食品补助证券，并获准接通已中断多年的电话。最后，有关已婚应征士兵的规定现也适用于巴哈教派。

H. 与亚美尼亚居民的会见

263. 1990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特别代表在亚美尼亚东政教教堂参加了弥撒并会见了 Artak Manookian 大主教。在这次访问之前得到的关于亚美尼亚居民状况的指控载于第 98 至 101 段。这位大主教特别遗憾的是在亚美尼亚人学校里进行语言培训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在小学每周只有两小时，而在中学则根本没有——以及缺乏宗教教育。关于后者，已在与政府就教义问答手册达成一项协议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项协议仍有待于执行。

五、意见

A. 一般看法

264. 在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他的最终报告之后，⁴ 特别代表又收到了大量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状况的多种资料。由于受到他对该国第一次访问的鼓励，伊朗所有政治派别的被流放者、有治安或司法问题者的亲属和朋友以及为保护人权而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都提供了这类资料。共收到了数百封信件，其中一些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但大多数是用法尔西语写的。在其对该国的第二次访问期间，特别代表还收到了关于某些具体案件的资料，并听取了政府的看法。

265. 临时报告的有关章节简要地提到了指责和反指责、控诉和反控诉。所

载入的资料和看法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给人一种印象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状况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意见，其中有些是极为对立的。实际上，对任何情况的描述或具体案件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人提出质疑。

266. 对临时报告加以总结的最后一章按所讨论的问题发表了一般或具体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看法是特别代表将在其提交给人权委员会最终报告中提出的那些结论的原型，但是它们又与那些结论既无联系又不相同。因此，在前几份报告中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仍是有效的。

267. 在为第二次访问拟订工作计划时，选择足够重要并已有充分详细资料的案件是十分必要的，以使它们能够从现场调查中得到好处。尽管前几次对所挑选的大多数案件，都有可能进行调查，但是并不是对全部案件都能够这样做：对被指控间谍或类似罪名的 10 名犯人的案件未能进行调查，因为该国政府不允许会见犯人。特别代表深感遗憾的是他没能获准会见这些犯人，因为他相信这些人本来可以提供给他关于法律程序和监狱系统的资料。特别代表还未能够视察 Gohardasht 监狱，他本来计划在那里要求会见四名犯人。该国政府只是在几小时前才得到他想视察 Gohardasht 的事先通知，而他也未被告知不允许视察的原因。

268. 在他第二次访问期间，特别代表并未被迫与妨碍他进行第一次访问的人群争论。有几天，为数不多的人在他通常听取证人申诉的办公室入口处拦阻，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能够在办公室接待了证人，并在 Estelghlal 饭店和私人家中向其他人询问一些问题。当然，对要求将其姓名保密的人还是遵守了保密的规则。

269. 他得到的资料涉及处决情况，虐待和酷刑，在革命法庭的审判中没有辩护律师，不能在其被捕后立即通知被拘禁者被指控的罪名，难以保证进行公开审判，对新闻界、书籍出版和艺术创作的限制，请愿权的问题以及在组建一般协会特别是政党方面的障碍等。

270. 一般说来，证人和旁观者们似乎常常把特别代表对该国的访问看作是

起作用的某种万应药，而且他们总想能从这次访问中取得惊人的成果。这只是万应药的吸引力而已，因为自远古以来，人们一直把它作为治愈人们疾病的良药和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良策而加以追求。要想在一两次访问中魔术般地改变一种状况，或者在只能得到其中一个实例而且必须以逻辑手段对其含义加以分析的情况下调查数以千计的案件，是非常困难的。以核实某一国家人权状况以及证明一国政府想与联合国主管机构进行合作的愿望的过程中，访问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尽管很明显这是一个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阶段。

B. 伊朗政府采取的行动

271. 作为在以前报告中所提建议以及在第一次访问期间所讨论的问题的结果，一些高级官员说该国政府已为执行某些建议采取了一些步骤。尤其是他们提到了允许红十字委员会视察监狱的决定。关于决定允许视察监狱的这项正式通知，对可视察的监狱或犯人或其犯法行为的种类未加以任何限制。特别代表曾指出，为了执行这项决定，该国政府必须与红十字委员会达成一项工作协定，因为只有得到这样的协定之后国际红十字才能开始对监狱进行视察。特别代表促请主管官员尽早缔结这样一项协定，以便可以开始对受控犯有普通和政治性违法行为的犯人进行定期探视。主管官员们说，他们准备尽快与红十字委员会缔结一项明确的协定。在他返回日内瓦后，特别代表得到通知说红十字委员会已于1990年10月24日向该国政府提交了关于其视察监狱传统程序的细节。

272. 伊朗政府已请求从人权中心得到技术援助。它还来自各国和各地区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审议对伊斯兰法律与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加以协调的办法。该国政府还实行了数次大赦，使得许多犯人受益（见附录七）。伊朗官员说，他们已为改善被起诉或被判定有罪的犯人的条件而采取了一些步骤，并且已设立了一个由政府 and 慈善家资助的特别基金为他们提供财政援助。

273.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态发展是该国政府已开始答复转交给它的指控。它提出了一份长长的据称在数年中被处决的人名单（见附录六）以及一份自本伊朗年（1990年3月21日）开始以来被处决的人名单（见附录五）。该国政府指出，由于在前些时候的报告中所提建议的结果，被处决的人数已有所减少。

274. 在近来的数月里，该国政府与特别代表的合作有所改善，并已接近——尽管尚未达到——可被认为令人满意的程度。提供关于处决的资料是一项积极的步骤，但仍须过些时候才能得到关于众多违反人权指控的详细答复。该国政府已重申它愿意对所有这些案件作出答复。因此有必要向该国政府重申这一要求，即对所有指控作出详细答复，而无论提出这些指控的日期如何，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对新老指控加以区分。

C. 具体意见

275. 关于最重要的权利，即生命权，应当指出的是：根据非政府来源特别是以助理检察总长的讲话为基础的估计，在1990年1月至5月间的处决人数是比较高的。此外，在他对该国的第二次访问结束之前，特别代表得到了一份表明自1990年3月21日以来被处决的113人的正式名单。国外来源提供的数字大大高于这些官方数字。不管怎么说，这些官方数字还是高于被认为可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授权各国政府实行死刑的限制性及例外情况相符合的水平。

276. 特别代表继续收到了许多关于在革命法庭进行的审判中得不到律师的报告。在其第二次访问过程中，通过与 Evin 监狱一些犯人的会见，他得以证实在五个案件中被告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在革命法庭上出庭。两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未能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而且甚至没有请求得到辩护律师，因为他们知道这在革命法庭上是不允许的。第三名犯人是在两年前受审的，但仍未得到判决通知，他也未曾有辩护律师。在前两个案件中，被判处的是死刑，估计第三个案件也是同样

的处罚。这些案件证实，实际上并不是一贯和无例外地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这一关键因素办事的。

277. 公开审判是正当程序的另一主要内容。根据得到的资料，该国政府已在未提出任何例外条件的情况下规定审判必须是公开的。根据这一点，特别代表提出，在监狱中并不存在进行公开审判的便利条件。在他出席 Evin 监狱的一次审判时，显然监狱中的审判不可能作到真正公开，因为要想进入监狱就受到监狱安全措施本身的多种限制。进入 Evin 监狱受到严格监视和限制，而公开审判则需要新闻界和公众有想出席时即可进入的机会。而且，进行审判的房间也过小，以致于无法举行真正的公开审判，因为在容纳了九名被告、五名原告和一些法警之后，房间几乎满了。

278. 特别代表发现，在许多案件中，宪法规定在被捕者被捕之后立即将其罪名通知给他的责任并未得到履行。一些犯人从未得到过关于他的罪名的通知，而其他人在其被捕两三个星期之后才得到通知。一些人并不是以书面形式得到通知，相当多的人知道其罪名是来自在审讯过程中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案件看来也证实了从其他来源收到的类似说法。

279. 应特别提一下电视播送的坦白供认问题。特别代表在 Evin 监狱与曾在电视中露面并供认了间谍罪的三个人进行了谈话。他们都否认是迫于压力或由于威胁或承诺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当中的两个人说，从以前的一些案件中得知，公开认罪的人得到了减刑并受到宽大待遇，因此他们也希望得到某些回报。电视播送的坦白供认已引起了很大的怀疑，而且被看作是缺乏自发性和真实性的。鉴于这种状况，这种做法并不有助于正当的司法裁判。相反，由于不正当的原因，它破坏并损害了司法裁判，尤其是在调查过程中采取这种做法就更是如此。

280. 有些已行使请愿权的公民尚未得到有关官员的答复。应当指出的是，请愿权要求当局必须对请愿作出答复——尽管不一定必须同意这种请愿。

281. 关于一般协会，特别是政党，应当指出，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在理论上应确保宪法以及道德和宗教原则得到遵守。但是，实际上，这些条件的作用却是确保其目的在于政治宣传和竞选活动或者保护人权的协会得不到合法承认。当协会处于正在组成的过程中时，对个人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在成员个人责任与协会——或实际上其活动已获批准的协会——本身的责任之间并没有任何明确区分。再者，在一个协会得到承认之前，它没有任何司法补救措施可以利用。政府外的两个团体已打算组成合法承认的协会，并已向内务部提出了相应申请。这就是自由运动和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这两个团体都尚未得到正式批准，而且它们近来的状况由于其某些成员受到起诉而变得更加危险。当局说它们已得到事实上的批准，这种状况使得其活动的不确定性继续存在下去，并使得结社权利可能遭到干预。不仅如此，尽管它们获准发表讲话和声明，但当局可以在任何时候没收它不喜欢的出版物。这种容忍态度并未扩大到参加选举上。具有长期传统并已存在了多年的圣经学会也已被解散，其文件已被没收。

282. 1990年6月初，原第一届革命政府的90名成员以及来自极广泛的专业和职业的知名人士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其全文已在全世界流传。他们在信中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并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代表曾在Evin监狱会见了该信的一些签名者，其中许多是自由运动和保卫伊朗民族自由与主权协会的成员。他们宣称，这封公开信是他们被拘禁的唯一原因，关于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一个被会见并曾在电视上露面的犯人承认，在一次国外银行中他曾会见一些朋友，而且在调查过程中他曾承认，他所属组织的看法与一些外国新闻机构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又说他既未曾犯间谍罪，也未曾承认过犯过间谍罪。他说他在电视上露面是出于他本身的自愿，并没有向他做过任何许愿。所会见的其他人都极力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并说他们每个人都愿根据本人的个人责任受到判决。

283. 一些犯人能够从对他们的审讯中推断，对他们的指控基于两个事实：

第一，在伊朗境内尚未公布该公开信之前，一些外国新闻机构就公布了其内容；第二，该信内容与两家外国电台的一贯立场是一致的。没有任何一个被拘禁者承认过有罪，而且其中一个说他曾在监狱中受到毒打。

284. 对这些人的审判将是对实行正当程序规则的一个判例案件。应当指出，有关伊朗司法系统的规则规定，在调查期间，被告须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如上所述，当局曾允许特别代表会见了一些被告。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表明，该公开信的发表促使和标志着司法诉讼的开始。因此，官方作出反应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政府对这种批评感到不悦。这样，大多数犯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可被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思想犯，并被称为政治犯。在会见过程中，政府官员们说，从定义上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就意味着宪法未得到遵守。但是，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言论自由和请愿权的确正在受到嘲弄。

285. 从与记者和作家们的谈话中特别代表能够获得关于对新闻界、对书籍出版以及对艺术创作等限制的资料。对于新闻界来说，问题从纸张的分发开始，因为纸张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利用这一点对传播媒介施加压力，如果传播媒介偏离了所接受的或者所容忍的路线，得到的纸张就比它们所需要的要少一些。随之而来的是对其工作由于某种原因不符合主要官方意见的记者个人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使新闻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官方意见的作用。

286. 根据所得资料，书籍需要事先得到主管当局的批准。当局说这种批准的授予或拒绝是严格地以道德为根据的，但事实是，根据法律规定，还应按照书籍符合宪法的情况加以评价。由于宪法是一个政治和法律文件，因此政治标准同样起作用。被会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感到艺术自由正在受到损害。特别代表得知了这样一个案子，即一位妇女作家由于发表了一本显然不符合必要条件的书面曾被监禁，她在刑满之后才刚刚获释。该出版社的所有人也被认定有罪。作家和艺术家们要求有更多的艺术表现机会，并说无论在文学还是在艺术方面，现行条例都限制了他们

的言论自由。

287. 所得到的关于结社、新闻、书籍和艺术创作的资料——其真实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与在会见过程中一些高级官员曾对之进行了解释的有关这些事项的法律是一致和连贯的。在现行法律和行政状况下，行使与政府看法不一致的权利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权利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存在一种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容忍气氛和有充分保证的法律安全。

288. 特别代表在私人家里与和政府没有联系，过着一种正常生活且没有警察或司法纠纷的一些人进行了私下谈话。但是，这些人只是在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以便其姓名不会被泄露出去的情况下才同意见面。他们说，他们担心如果让人知道他们提供了有关该国状况的资料，他们会受到报复。他们害怕采用恫吓手段的非正规团体以及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卫队特工人员。在开发计划署办事处和在旅馆会见的许多人也都谈到了这种担心。这进一步证明了人们对其行动的后果惶惶不安的感觉。甚至议会成员也感受到了这种心理，从比尔詹德省代表 Haeri Zadeh 在议会中所作的如下发言就可以看出：“或并不感到十分安全，所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289. 关于巴哈教派的状况，其中有九人仍被关押在监狱中，但是最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人被处决。已收到了由行政当局签署的许多文件，证明存在着歧视、没收财产、大学拒收、终止养恤金、要求退还已获得和支付的养恤金、拒发护照以及其他不正常状况。并不是在所有地方或所有行政办公室都采取了这类措施，因此看来对待巴哈教派信徒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状况取决于个别官员的性情和个人的信仰，这使得巴哈教派永远处于一种对其活动不能肯定的心理状态。因此，应要求该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以确保这些伊朗公民享有与其他人口相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290. 从这些已经证实的具体案例中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其他案件的调查也会得出相同的结果，换句话说，也会得到其他违反人权的证据。从多种不同

来源得到的极大数量和各种各样的指责和控诉，即使考虑到其中可能会有谬误和夸大但仍为如下信念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即在该国内屡屡发生违反人权行为，而政府为防止和纠正这种行为所采取的行动一向不足以结束这种行为。我们没有资料来判断它们的公分母可能是多少。这就是许多独立公民在谈话时力图隐瞒其身份和真正想法的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心理的原因，也是许多个人和高级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以致使在表达其意见和一般如何行动方面都极为审慎的原因。

291. 以上看法都趋于得出相同的结论：由联合国有关机构继续实行国际监督以确保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执行国际人权文件是既有益又适宜的；应努力确保统一和彻底实施有关准则；并应促成一种人们可在其中行使其个人权利而不会产生不利后果的具有信任和法律及政治安全的气氛。

注 释

- 1 E / CN.4 / 1990 / 24。
- 2 E / CN.4 / 1990 / 26。
- 3 同上。
- 4 E / CN.4 / 1990 / 24。

附 录 一

除特别代表以往报告中所载名单外
据称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处决的
人员姓名及详细情况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A' yar	Ali Fathe		巴博勒
Abbas-Ali	Ravanipoor	1981年2月5日	
Abedini	Esmaiel	1981年	
Abrandi		1988年	Evin 监狱
Adibi	Mahmoud	1984年	
Afsari	Ali	1982年	
Afshar	Masaumeh		
Afshari	Ezat	1981年	
Afshari	Ali		
Aghaei	Hamid	1982年	
Aghai	Ahad	1990年1月	
Ahmad Pour	Mohammad		比尔詹德
Ahmadi-Nejad	Saeed	1989年	
Ahmadi-Nezhad	Saed	1989年	
Ahmadian	Bizhan	1985年	巴博勒
Ahmady	Khosrow	1981年	
Ahmady	Fariba	1988年9月	
Ahmady	Mohammad	1988年9月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Ahmady	Farahnaz	1988年9月	
Ahmady	Mansour	1988年9月	
Ahrari	Leyla	1981年	
Aimyari	Abdolmajid	1988年	
Akbarzad-Yousefi	Nasser	1981年	大不里士监狱
Alami	Mahnaz	1981年8月	
Alamzadeh	Batoul		
Alemi	Mohammad-Reza	1981年	
Alemi	Mohammad-Hadi	1981年	
Ali	Seyed	1990年1月	
Ali-Nejad	Abdolghader	1988年7月25日	
Alian-Nezhad	Mehri		加兹港
Alidoust	Masoud	1988年	
Alipour	Hosein	1990年2月19日	萨卜泽瓦尔
Ameli	Ali	1982年	Evin 监狱
Amendi	Vahid Mohammadi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Amin	Saleh		
Amirapanahi	Hossin		Evin 监狱
Amiri	Abdollah	1990年2月19日	卡拉季
Anari	Ali Asghar	1981年	
ArakSadeghi	Balakhan	1990年2月19日	阿拉克
Ashar	Akbar Esna	1988年	
Ashrafi	Maryam Sadrol	1981年	
Ashtari	Mehrad	1987年8月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Ashtiyani	Sadegh		
Azah	Hamid	1981 年	
Azimi	Kaveh	1989 年 8 月	
Azzani	Farzaneh	1984 年	
Bahadori	Kianoosh	1983 年	马斯德·苏莱曼
Bahman	Mashalah	1981 年	
Bahrami	Ahmad	1990 年 2 月 19 日	布舍尔
Bakhshali	Mehdi		
Bakhtiari		1990 年 4 月	萨南达季
Banafsheh	Ali Ousati	1989 年	
Barash	Mohsen	1983 年	托内卡布恩
Baseri	Ali	1982 年	德黑兰
Bashiri	Mansour	1990 年 2 月 19 日	德黑兰
Bazargan	Bijan	1988 年 9 月	
Bazazan	Hossin	1981 年	
Behdarvand	Parvin	1982 年	
Behnani	Assadolah	1983 年	德黑兰
Belivand	Kumars	1982 年	
Birany	Ali Reza	1981 年	阿尔达比勒市
Bladi	Rogheyeh	1983 年 12 月 15 日	
Bolur-Forush	Mehdis	1990 年 4 月	萨南达季
Bordbari	Ali	1984 年	
Bordbari	Reza	1984 年	
Borghei	Mehdi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Chegini	Hassan		
Cheragh-Disi	Jamal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Dadgar	Esmaeel	1983年	伊斯法罕
Dahangiri	Yafar	1988年12月	
Danesh	Mohammad-Amin	1986年1月12日	伊朗沙赫尔
Darabi	Sayeed	1981年	莫沙尔
Darabi	Saman	1982年	哈马丹
Darabi	Mehrdad	1989年	布鲁杰德
Darvishi	Mahmoud		
Daryaii	Mohammad-Hosein	1988年	
Dehchi	Nader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Dehghan	Gita	1981年	
Derakhanfar	Mehrdad	1989年8月	
Dinkhah	Hamid	1988年	乌米赫
Doulatabadi	Mahmoud	1984年	
Dowlat-Abadi	Mohammad-Darab	1990年2月19日	阿拉克
Dowlatzehi	Besmellah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Ebrahim-Abadi	Salatin	1990年2月19日	萨卜泽瓦尔
Ebrahimi	Azizollah	1989年	布鲁杰德
Edulati	Parviz	1981年	德黑兰
Eezad-Khah Kermani	Massoud		
Eliasi	Nemat		托内卡布恩
Esfahanian	Mojgan	1981年	Evin 监狱
Esmaili	Javad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Etemadi	Tazzebeh	1989 年	Evin 监狱
Fadaii	Mohammad		迈谢德监狱
Fadee	Jamshid		马斯吉德苏莱曼
Fadee	Mehrdad		马斯吉德苏莱曼
Fanny	Ebrahim	1981 年	
Farahmand	Mohammad	1988 年	阿德拉巴德监狱
Farahmandian	Javad	1981 年	
Farahmandian	Esmat	1981 年	
	Farhad	1988 年	
Farhangi-Sabet	Katayoun	1990 年 2 月 19 日	萨里
Fat'Hi	Nader	1990 年 4 月	萨南达季
Gaffarian	Iray	1983 年	
Ghafoury	Mohammad Sadegh	1981 年 9 月 19 日	
	Golzadeh		
Ghajar Azdonloo	Masomeh	1982 年 10 月	
Ghanamati	Mostabah	1989 年	
Ghavami	Mousa	1988 年	
Gholam Reza	Klakjory	1988 年	
Golijan-Moghadam	Fardin	1984 年	托内卡布恩
Golijan-Moghadam	Ali	1984 年	托内卡布恩
Golzar	Gholamossein	1990 年 2 月	
Golzar	Gholamhassan	1990 年 2 月	
Gorbani	Hussein	1981 年	
Goreishi	Saman	1981 年	阿巴斯港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Hadadan	Isa	1983 年	赞詹市
Haddadi	Mohammad-Saiid	1988 年	
Hadidi	Arya	1981 年 7 月	
Hadipour	Babak	1981 年	
Haffari	Ali-Akbar	1990 年 2 月 19 日	德黑兰
Haj-Mohsen	Hosein	1988 年	
Hamini	Daryoush		
Hamzeii	Ali	1990 年 2 月 19 日	阿拉克
Hariry	Majid	1981 年	拉什特
Hariry	Massoud	1982 年	Evin 监狱
Hariry	Shohreh	1981 年	拉什特
Hariry	Mansoor	1988 年	戈哈尔-达什特
Hassani	Mahmoud		
Hassani	Ahmad		比尔詹德
Hassein	Azimi		比尔詹德
Hayati	Tazzebeh	1989 年	Evin 监狱
Hedayati	Zia		卡哈姆-沙尔
Heidari	Jorsumeh		
Hejatalah	Gholamy	1984 年	
Hematti	Mashaa'Ilah		哈梅丹
Heydar-Fakouri	Seyyed	1990 年 2 月 19 日	萨卜泽瓦尔
Hojabre	Cyrous	1981 年	苏阿里
Hojabre	Seemin	1981 年	德黑兰
Hoseini	Ai	1988 年 3 月 27 日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Hoseini	Farideh	1988年7月25日	
Hossaini	Hossain		
Hossein	Mohammad	1981年8月	
Hosseinpour	Hossein	1981年6月	
Hosseinzadeh-Arabi	Susan	1989年9月14日	拉什特市
Hossieni	Seid Saleh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Hydasi	Amir	1981年9月6日	
Izadshenas	Mehdi		
Jabarzadeh	Rasoul	1988年	
Jafari	Mehdi	1985年	
Jahan-Biglari	Kamyar	1981年	
Jahangiri	Mohammed-Gholi	1981年	
Jahangiri	Abolgasem		
Jahangiri	Mahin	1981年	塞米隆
Jahanian	Hamid	1981年	Evin 监狱
Jahanshahi	Seyed Gholam Reza		
Jalal	Layghy	1984年	
Jalali	Naser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Jalisi	Mehidael		
Javan	Vahid Kaki	1982年	
Javani	Fridon	1985年	Evin 监狱
Javazadeh	Ali		
Kaikavousi	Farideh		
Kaissi	Abbas	1990年3月28日	锡斯坦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Kalangari	Mahmod	1984年9月10日	
Kalat-Gharbi	Mohammad-Reza	1990年2月19日	萨卜泽瓦尔
Kargar	Sina		Evin 监狱
Karimi	Asghar		拉姆萨尔
Katozian	Sadegh		
Kazem	Assadi		
Kha-Kermani	Naahed	1981年9月	
Khabbazi	Mostafa		
Khakbaz	Ahmad		
Khakbaz	Ahmad		
Khanian	Reza	1990年2月	
Khakbazi	Ahmad		加塞姆阿巴德
Khatibani	Mohammad R.	1984年5月24日	苏米萨拉
Kheradmand	Zakieh	1989年	阿德尔巴德
Khor	Hosein	1989年	Evin 监狱
Khosravi	Nabiolah	1982年	
Kiaie	Massoud		Evin 监狱
Latif	Mozhgan	1989年	Evin 监狱
Madadi	Hosein	1983年	
Madani		1989年	托内卡布恩
Mahjoub	Mehdi	1988年	
Mahmodi	Aref	1988年	阿德尔巴德
Mahmoudi	Abbas-Ali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Makvandi	Mahmood	1981年6月20日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Makvandi	Bijan	1988 年	
Maleki	Maryam	1988 年	
Maleki	Jamshid		阿里古达尔兹
Maradi	Ghavam	1982 年	
Marandi	Hasan Jafarzadeh	1981 年 12 月	瓦津盖德
Marzban	Fahimeh	1981 年	
Mashkouri		1989 年	拉姆萨尔
Mashouf	Javad	1988 年	
Masoumi	Hamid-Reza	1989 年	博鲁杰尔德
Massoumi	Mahmoud	1985 年	
Mazji	Bahieh	1988 年	
Mehrizi	Ghassem		
Meshkinfam	Shokrollah	1981 年	马什
Meshkinfam	Shokrollah	1988 年	
Meshkini	Sedigh	1982 年	
Mir-Arab	Amir	1988 年	
Mofarrahi	Saeed	1984 年	霍伊
Mogharrabian	Parvaneh		加兹港
Moghrazi	Ali		比尔詹德
Mohamadi	Ahmad	1990 年 4 月	萨南达季
Mohamedi	Akber	1981 年	
Mohammadi	Abdollah	1990 年 2 月 19 日	巴赫塔兰
Mohammadian	Reza	1989 年	托内卡布恩
Mohkami	Ali Asgar	1982 年 10 月 13 日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Mohseni	Ali Reza		
Moini	Mohammed		
Mojaher	Ali		
Mojtabaie	Fakhri	1988 年	
Molavi	Jalal		哈马丹
Moradi	Masoud		马斯吉德 苏莱曼
Moradi	Ali Ashraf	1990 年 4 月	萨南达季
Morsaley	Jaffar	1981 年	
Morshed	Ali	1990 年 2 月 19 日	萨卜泽瓦尔
Mosanna	Ali	1981 年 9 月 19 日	
Motaghi-Talab	Amir	1983 年	拉什特
Motahayeri	Mansour		
Motahhedin	Saeed	1981 年 8 月 3 日	
Mousavi	Enayatollah	1990 年 2 月 19 日	德黑兰
Moussavi	Hashem Madadi		
Murteza	Lebas	1984 年	
Mussavi	Mohssan	1981 年	萨里
Naddafian	Iraj	1989 年	拉姆萨尔
Naderi	Manouchèhr		Evin 监狱
Naderi	Ziaoddin	1988 年	
Najjaran	Ebrahim	1988 年	戈哈尔达什特
Najjarian	Ali-Reza	1990 年 2 月 19 日	布谢尔
Namvar	Sgagruar	1984 年	托布卡布恩
Naroui	Mohammad K.	1990 年 1 月 28 日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Narouyi	Houshang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Nasser	Barariy	1984年	
Nassirian	Zari		
Nazari	Abdol Mohammed		
Nazarzadeh	Mohammad Hosein	1984年	
Nazemi	Zahra	1988年	
Negarestani	Javad	1990年2月19日	克尔曼
Negarestani	Mashaallah	1990年2月19日	克尔曼
Nemati	Moussa	1988年9月19日	
Nemovi	Abbas	1984年1月	
Nilou	Akbar	1981年9月2日	
Othman Pour	Mohsen	1990年4月	萨里达季
Pahlevandoo	Mohammad Rezh	1982年	马什哈德
Parrar	Ahmar		
Parsiana	Majid		
Parvaneh	Abolgbasem	1981年	拉姆萨尔
Parvizi	Ahmad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Pastegar	Reza		
Peerhadi	Hossin	1982年	Evin 监狱
Piri	Ali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Poladi	Hadi	1988年	
Qadaksaz	Rahim		
Rafati-Mogadam	Nahid	1982年1月	德黑兰
Rafati-Mogadam	Hanen	1984年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Rafeie	Mohammad	1990年2月19日	阿拉克
Rahim	Saide	1981年	
Rahimi	Ahmad	1981年	拉姆萨尔
Rahimian		1981年	拉姆萨尔
Rehimian		1981年	拉姆萨尔
Rahimian		1981年	拉姆萨尔
Rahmani	Ezatollah	1990年2月19日	卡拉季
Rahmati	Marzieh	1988年9月9日	
Rajabi	Massoud	1982年7月	
Rajai	Ali Reza	1989年	戈哈尔达什特
Rajavi	Nasrim		
Ramshani	Astollah		
Ranjbar	Mohammad	1990年2月19日	拉什特
Ranjbaran	Amanollah	1982年	Evin 监狱
Ranjbaran	Amanollati	1982年	Evin 监狱
Ranjbaran	Aman-Allah	1981年8月7日	
Rashed-Marandi	Fariba		
Razhi	Ahmad-Janghi	1990年3月28日	锡斯坦
Reza	Falanik	1984年	
Rezai	Sardar	1985年	Evin 监狱
Rezai	Fazod		
Rezaie	Yarali		戈尔干
Rezaian	Behrouz	1988年	
Roknama	Afagh	1989年	Evin 监狱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Roudgari	Ezzat		
Roudgari	Nemat		
Roya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Rozaii	Mohamad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Sadaghi	Hasan	1988年	
Sadegh	Mohammad		
Sadeghi	Balakhan	1990年2月19日	阿拉克
Sadeghi	Rahman		
Sadeghi	Jamshid	1989年	托内卡布恩
Sadeghi	Yousef	1981年	
Sadeghpour	Hamed		比尔詹德
Sadehgi	Parvin	1981年	北方
Sadigh	Habib	1989年	拉姆萨尔
Safaran	Mohsen	1983年	Evin 监狱
Safatian	Hosein	1989年	拉姆萨尔
Saferi	Khamran	1988年	戈哈尔达什特
Saferi	Gholam		戈哈尔达什特
Saffaran	Hassan		
Saffaran	Hassan	1989年11月	
Safiden	Namor	1984年	
Saghar	Massoud	1985年	
Salali	Saeed	1985年4月	
Samad-Nosrati	Hosein	1990年2月19日	库姆
Sedaghat	Mohamadtaghi	1988年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Seyedi	Majid		
Shaabani	Fraidoon	1984年4月15日	阿德尔·阿巴德
Shademani	Sosan	1981年	拉什特
Shah-Abadi	Mahin	1990年2月19日	德黑兰
Shah-Mansouri		1981年	拉姆萨尔
Shahi	Ali Reza Shahroukh	1984年	
Shamsin Isfahan	Syavoush	1981年	阿巴斯港
Shapor	Irantalap	1984年	
Shariati	Anvar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Shekarnezhad	Washaallah		
Shirmohammedi	Davood	1989年	Evin 监狱
Shirvani	Shiva		
Shojaie	Nasrin	1988年	Sfahan 监狱
Shojaie	Mehran		
Shokraneh	Sorraya	1981年	
Sobhani	Naser	1990年4月	萨南达季
Soleimani	Ali-Asghar		阿里古达尔兹
Sotoudeh	Tahmineh	1989年	Evin 监狱
Sulemani	Nozrat	1981年	
Suliki	Behruz	1981年	塞米隆
Taati-Asil	Masoud	1988年	Evin 监狱
Taavoni-Ganji	Amir	1989年11月	Evin 监狱
Tadainia	Homan	1981年	
Taherpour	Bahram	1988年	

<u>姓</u>	<u>名</u>	<u>日期</u>	<u>地点</u>
Tajalli	Hossein	1982 年	
Tashayyod	Ali Reza	1988 年	德黑兰
Tasslimi	Abdolfazi	1981 年	
Tavakol	Mohesn	1984 年	
Tavanian	Mariam	1989 年	
Tazehkandi	Ali Reza	1990 年 1 月	
Teherani-Pour	Hosein	1989 年	卡拉季 (戈哈尔达什特)
Torabi	Farah	1982 年 8 月	Evin 监狱
Torkpour	Gholam R.	1988 年	
Vahabi	Farah	1989 年	Evin 监狱
Valizadeh	Habib	1988 年 8 月	拉什特
Vedadinya	Habibollah	1990 年 2 月 19 日	德黑兰
Vosoghian	Mehdi	1981 年 6 月	
Yeganegi	Mehdi	1981 年 6 月	
Yelivand	Ali		
Yosof	Feizola	1983 年	设拉子
Yousef-Taleshi	Narollah	1981 年	拉姆萨尔
Zakeri	Mostafa	1981 年	德黑兰
Zandi	Reza	1981 年 8 月	
Zeinali	Jahangir		

附录二

1990年10月9日转交给副外交
部长的犯人名单

特别代表要求得到关于下列犯人的命运或下落的资料：

- | | |
|----------------------------|------------------------------|
| 1. Jamshid Amiri-Bigvand | 19. Mohamadreza Sedaghat |
| 2. Bahman Agahy | 20. Addol Ali Bazargan |
| 3. Hooshang Amjadi Bigvand | 21. Ezzatollah Sahabi |
| 4. Ardeshear Ashraf | 22. Reza Sadr |
| 5. Manochehr Azar | 23. Hussein Bani Assadi |
| 6. Masoud Deadehvar | 24. Shams Shahshahani |
| 7. Kyanoosh Hakeamy | 25. Nour Ali Tabandeh |
| 8. Bahram Ikany | 26. Yadollah Chamse Ardallan |
| 9. Heshmatolah Magsoody | 27. Ali Ardalan |
| 10. Gahraman Malekzadeh | 28. Rochan Ardalan |
| 11. Masoud Payaby | 29. Farhad Behbahani |
| 12. Ali Reza Nasiri | 30. Abbas Ghaem Sabahi |
| 13. Nouredine Kianouri | 31. Khossro Mansourian |
| 14. Meriam Feirouz | 32. Hashem Sabaghian |
| 15. Jamshid Torabi | 33. Ezatollah Hamed Sahabi |
| 16. Ahmad Rashed-Marandi | 34. Mohammad Tavassoli |
| 17. Reza Arbabi | 35. Akbar Zarrinehbf |
| 18. John Pattis | 36. Habib Davaran |

37. Naim Pour
38. Amir Tavakol Ebrahimi
39. Hossein Shah Hosseini
40. Nezamedine Movahed
41. Mahmoud Maleki
42. Hormoz Momayezi
43. Said Sadr
44. Hamid Sadr
45. Khosrow Parsa
46. Ahmad Shayegan
47. Mahmoud Habibi
48. Shahin Parsa
49. Azar Sadr
50. Davoud Mir Rahimi
51. Zamani夫人
52. Jafarpour先生
53. Ahmad Rohdaki
54. Khalil Ghiassi
55. Davoud Moyafar
56. Mohammad Aminal Reaya
57. Nader Afshari
58. Assadi医生
59. Manouchehr Motahari
60. Norouz Naghizadeh
61. Ahmad Bastan
62. Mohammad Dehghán
63. Hussaingholí Roshanzamir
64. Bakhshullan Missághí
65. Kayván Khalájabádí
66. Behnam Missaghí
67. Azízullah Mahjoor
68. Habibullah Hakímí
69. Náder Rouhani
70. Badiulláh Sobhání
71. Mitra Ameli医生
72. Fatemeh Izadi医生
73. Fatemeh Hosseinzadeh—Tussi
Moghadam 女士
(亦称 Giti Azareng)
74. Malakeh Mohammadi女士
75. Zohreh Ghaeni女士
76. Nahid Dorudiahi女士
77. Fatemeh (Zohreh) Sadigh
Tonekaboni 女士
78. Hura Fuladpour女士
79. Manijeh Riazi女士
80. Afsaneh Khavar女士
81. Mahboubeh Kohzadi女士

82. Mahin Khosravi女士
83. Roger Cooper先生
84. Ahmad Rezaire Fard先生
85. Monir Khosroshahi-Baradaran
 女士
86. Farideh Mahmood Mohammad
 Zamani 女士
87. Framarz Mahmood Mohammad
 Zamani 先生
88. Farsheed Mahmood Mohammad
 Zamani 先生
89. Amir Houshang Kamrani先生
90. Mansour Taheri先生
91. Maryam Taleghani女士
92. Bahram Alai-Khastou先生
93. Seyedmehdi Nasry先生
94. Sakineh Sedaghat女士
95. Ali Sedaghat先生
96. Abbas Raini先生
97. Ezatollah Sahabi先生
98. Narges Akbari-Namdar女士
99. Rahim Akbari-Namdar先生
100. Jamileh Akbarzad-Yousefi女士
101. Bozoo Bagha'i医生
102. Esmail Movassaghian先生
103. Faramarz Ahmadian先生
104. Saeed Taati-Asil先生
105. Faezeh Sabet-Jahromi女士
106. Ebrahim Nebahat先生
107. Mohammad-Taghi Rahimpour
 先生
108. Rajab Bayram-Zadeh先生
109. Ezzat Habibkhani女士
110. Mahim Towfighi女士
111. Shahrzad Mahdavi女士
112. Farkhondeh Zanzanpour女士
113. Sousan Gorji-Sefat女士
114. Lilik Hakoopian女士
115. Fatema Shafii女士
116. Akhtar Tahmasbi女士
117. Mahin Batmani女士
118. Shokoofeh Ali-Gholi女士
119. Farkhondeh Tagharsi女士
120. Mahin Ghaffari女士
121. Sadigheh Ahoumoshk女士
122. Sadigheh Hashemi女士
123. Nasrin Salimi-Badr. 女士
124. Shina Jahan-Zad女士

- | | |
|---|-----------------------------|
| 125. Maryam Nouri女士 | 148. Narges Ghanbari女士 |
| 126. Mehri Salami女士 | 149. Mohammad Hassan先生 |
| 127. Maryam-Banou Sepehri
Rahnema 女士 | 150. Tofygh Setayeshi先生 |
| 128. Minou Naseri女士 | 151. Ali Reza Sadeghi先生 |
| 129. Mina Vatanpour女士 | 152. Davod Azizy先生 |
| 130. Mahvash Keshavarzi女士 | 153. Mohammad Tala Poor先生 |
| 131. Mansoureh Ghanbarpour女士 | 154. Homaoun Najafi先生 |
| 132. Bahareh Taghanian女士 | 155. Norasc Karami先生 |
| 133. Ghadam Khayyer-Nasiri先生 | 156. Sanjabe Asghar先生 |
| 134. Shahin Samii女士 | 157. Atahay Ali Reza先生 |
| 135. Shahla Talebi女士 | 158. Sandabi Hamid先生 |
| 136. Maryam Ghazi女士 | 159. Mohsen Farin先生 |
| 137. Razieh Ghoreishi女士 | 160. Parvin Farzin先生 |
| 138. Homa Ipikchi女士 | 161. Mohammad Mehdi Bladi先生 |
| 139. Taheri Samadi女士 | 162. Lebas Murteza先生 |
| 140. Katazoun Baghail女士 | 163. Layghy Jalal先生 |
| 141. Parivash Torshizian女士 | 164. Falanik Reza先生 |
| 142. Mahdokht Hashemi女士 | 165. Gholamy Hejatalah先生 |
| 143. Esmaili Afrasiab女士 | 166. Irantalap Shapor先生 |
| 144. Mehdi Knosh Slook先生 | 167. Ammary Mahmed先生 |
| 145. Mehri Knosh Slook女士 | 168. Barariy Nasser先生 |
| 146. Khalid Ali Karimi先生 | 169. Namor Safidem先生 |
| 147. Mona Abdi女士 | 170. Mohamad Salihi先生 |
| | 171. Hasan Asady先生 |

172. Rohalah Ramazani先生
173. Jafar Trabparhizi先生
174. Adel Saiidi先生
175. Traj Kafashpour先生
176. Mahdokht Mohamadi Yadeh
先生
177. Mahmoud Akbari先生
178. Lotfali Mir Sorow先生
179. Panahandeh Mohammadi先生
180. Mohsen Mohammadi Zadeh
先生
181. Ali Reza Babel先生
182. Mahmoud Faroukh Manesh
先生
183. Reza Hausheki先生
184. Mahmood Bakshai先生
185. Gram Rondari先生
186. Ali Reza Masondifar先生
187. Mohammadali Morshedi先生
188. Mahmood Tajgardan先生
189. Zahra Felahati女士
190. Morteza Ghadiyani先生
191. Gholam Reza Mirzani先生
192. Jawad Ramany先生
193. Kamel Nadery先生
194. Kazem Karimabadi先生
195. Souhrab Afhady先生
196. Farokh Djonaidie先生
197. Ghasem Daryabaghi Azad先生
198. Ali Hesaraky先生
199. Davoud Rezaie先生
200. Shahab Nouzary先生
201. Mohamad Shajerdi先生
202. Mohammad Taghi Rahimpour
先生

附 录 三

特别代表第二次访问的正式计划

1990年10月9日，星期二

- 00: 15 - 到达德黑兰机场并受到负责国际政治事务的副处长M. Mottaki先生和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迎接
- 10: 30 - 会见负责国际政治事务的副处长M.Mottaki先生

1990年10月10日，星期三

- 09: 30 - 会见情报部长Hojatolislam A.Fallahian

1990年10月11日，星期四

- 09: 00 - 会见负责麻醉品问题的特别检察官Hojatolislam Zargar
- 16: 00 - 会见内务部副部长和宪法第10条问题委员会

1990年10月13日，星期六

- 09: 00 - 视察Evin监狱（听取犯人意见）
- 16: 00 - 会见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

1990年10月14日，星期日

- 09: 00 - 出席Evin监狱革命法庭的开庭审讯
- 12: 30 - 会见最高法院院长Ayatollah Moghtadaei
- 16: 00 - 会见司法机构领导人政治代表Badamchian先生

1990年10月15日，星期一

- 08: 30 - 会见司法机构领导人Ayatollah Yazdi
- 10: 30 - 会见司法机构领导人司法代表Mehrpour博士
- 15: 30 - 会见外交部长A.A.韦拉亚提博士
- 17: 00 - 与M. Mottaki先生最后会见

附 录 四

在其第二次访问过程中特别代表
要求见面的犯人名单

1. 1990年10月9日交给当局的名单

姓名	当局不能让犯人与特别代表见面的理由
Jamshid Amiri-Bigvand 先生	
Bahman Agahy 先生	
Hooshang Ahmadi Bigvand 先生	
Noureddine Kianouri 先生	
Meriam Feirouz 女士	
John Pattis 先生	
Addol Ali Bazargan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Hussein Bani Assadi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Shams Shahshahani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Nour Ali Tabandeh 先生	
Ali Ardalan 先生	
Farhad Behbahani 先生	
Mohammad Tavassoli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Hossein Shah Hosseini 先生	
Davoud Mir Rahimi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Hussaingholi Roshanzamir 先生	因走私罪在阿拉克拘禁
Kayvan Khalajbadi 先生	在卡拉季拘禁
Habibullah Hakimí 先生	已从 Shivar 监狱获释
Badiullah Sobhani 先生	
Mitra Ameli 女士	于1990年8月11日请假并于1990年9月25日获释
Fatemeh Izadi 女士	从1990年8月21日请假2个月
Fatemeh Hosseinzadeh-Tussi Moghadam 女士 (亦称 Giti Azareng)	从1990年7月18日请假85天
Malakeh Mohammadi 女士	请假
Zohreh Ghaeni 女士	从1990年8月11日请假70天
Roger Cooper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Sakineh Sedaghat 女士	

2. 1990年10月13日交给当局的补充名单

姓名	当局不能让犯人与特别代表见面的理由
Ezzatollah Sahabi 先生	
Khossro Mansourian 先生	
Hashem Sabaghian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Hormoz Momayezi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Maryam Yalaghani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Amir Entezam 先生	会见未被检察官批准

附录五

政府提供的从本伊朗年开始(1990年3月21日)至特别代表

第二次访问之间被处决者名单

号数	姓名	父名	罪行	地点	处决日期
1.	Morad Davari	Hashem	谋杀	阿拉克	1990年3月27日
2.	Esmatollah Azizi	Valiyollah	同上	阿拉克	1990年3月27日
3.	Abbas Azizi	Hojatollah	同上	阿拉克	1990年3月27日
4.	Abbas Raiesi	Darav	为伊拉克从事间谍活动	扎黑丹	1990年4月25日
5.	Ahmad Ahmad Jangi-Zerehi	Jaksem-Dad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3月29日
6.	Gol-Mohammad Ghanbarzahi	Rahmat	武装暴乱	扎黑丹	1990年4月5日
7.	Davoud Ghanbar-Zehi	Ilam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4月5日
8.	Abbas Mohammad-Hoseini	Foreign national	武装抢劫和强奸	鲁德亨	-
9.	Hosein-Ali Khademi	Foreign national	同上	鲁德亨	-
10.	Nader Ghanbari	Foreign national	同上	鲁德亨	-
11.	Aziz-Ali Moradi	Ali	谋杀和绑架	巴赫塔兰	1990年4月12日
12.	Farzi Ghanbari-Nezhad	Jam	同上	巴赫塔兰	1990年4月12日
13.	Borzou Asgari	Jam	杀人抢劫	米亚内	1990年4月15日
14.	Bahman Heydari	Jam	同上	米亚内	1990年4月15日
15.	Hosein-Jan Pashouneh	Jam	凶杀	霍拉马巴德	1990年4月26日
16.	Khan-Ali Narouie	Madad	破坏国家安全活动, 与武装叛匪和贩毒者合作, 参与武装冲突造成军队和 非军事人员的牺牲。	扎黑丹	1990年4月26日
17.	Aziz Narouie	Zeydar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4月26日
18.	Akhtar-Ameh Narouie	Ismaie1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4月26日
19.	Golshah Narouie	Karim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4月26日
20.	Hosein Sedaghat		凶杀	博拉兹詹	1990年4月30日
21.	Enayat Saghzehi	Ezzatoddin	参与2公斤海洛因的贩运	扎黑丹	1990年4月30日
22.	Habibollah Arbab-Zehi	Feyz-Mohammad	参与10公斤30克海洛因 的贩运	扎黑丹	1990年4月30日
23.	Ghodos Ghaljail	Ali-Mohammad	进口3.2公斤海洛因和1公 斤大麻并出售960克海洛因	扎黑丹	1990年4月30日
24.	Naiim Khajeh	Feyz-Mohammad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4月30日
25.	Abdol-Aziz Lili-Maryam	Shirak National of Aghanistan	强奸	拉瓦萨纳特	1990年5月5日

号数	姓名	父名	罪行	地点	处决日期
26.	Khalil Mirzaii		在清真寺安放了一颗炸弹并杀害了 Hojatol-Eslam Fakhr-Banati	阿扎沙赫尔	1990年5月6日
27.	Kourosh Hesari	Jamshid	绑架了一名儿童(女孩)并通奸	挨斯拉姆沙尔	1990年5月9日
28.	Ali-Reza mard-Azad	Esrafil	凶杀	德黑兰	1990年5月9日
29.	Asadollah Safi	Gholam-Avaz	贩毒、运输、经销和生产数百公斤毒品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0.	Abdolrahman Safi	Abdol-Ejan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1.	Fez-Mohammad Majidi	Abdol-Majid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2.	Abdol-Khalegh Safi	Khalil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3.	Nour-Mohammad Gholam-Mohammad	Sarnoud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4.	Gholam-Sanmi Moradi	Khalil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5.	Ali-Baz Mahbouri	Azad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6.	Jahan-Shah Zarreh-Poush	Nashie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7.	Tavakol Zarreh-Poush	Nashie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8.	Mahmoud Asiri	Aziz-Gholi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39.	Abbas Esteli	Hasan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40.	Mostafa Mansouri	Mohammad-Ali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41.	Saedollah Ismaiel Pour-Atashi	Fathollah	同上	设拉子	1990年5月22日
42.	Jafar Shekari	Majid	凶杀	德黑兰	1990年5月22日
43.	Allah-Morad Safari	Kaka-Morad	凶杀和武装抢劫	米亚内	1990年7月22日
44.	Khedmat-Ali Anghouti	Agha-Jan	同上	米亚内	1990年7月22日
45.	Jebreil Joudi	Mahmoud	同上	米亚内	1990年7月22日
46.	Jahangir Ghanizadeh	Ebrahim	谋杀	德黑兰	1990年7月29日
47.	Hamid Abnous	Ebrahim	绑架并强奸8名6至8岁的女孩	库姆	1990年8月11日
48.	Saeed Roshanaii	Yadollah	同上	库姆	1990年8月11日
49.	Seyfollah Mohammadi	Ramazan-Ali	绑架和强奸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0.	Esmael Ahmadi	Ebrahim	同上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1.	Masoud Sourani	Hosein	同上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2.	Rahman Habibo11ahi	Yadollah	同上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3.	Gholam-Hosein Jozi	Mohammad	同上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4.	Morteza Shafiyani	Ragab-Ali	同上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5.	Gholam-Abbas Khosravi	Hosein-Ali	同上	纳杰夫	1990年8月13日
56.	Hogat Habibi		杀害 Majid Nasiri 的凶手	德黑兰	1990年8月14日
57.	Nader Zandi	Amir-Morad	杀害 Hasam Ahmadi-Pour 的凶手	德黑兰	1990年8月17日
58.	Hosein Ghazvini		杀害 Mihan Masoudi 的凶手	阿拉克	1990年8月17日

号数	姓名	父名	罪行	地点	处决日期
59.	Mehdi Khaleghi	Gholam-Hosein	进口、购买、销售、分配 30 多公斤海洛因和 5 公斤鸦片。他们当中一些人是一个贩毒团伙成员，该团伙利用武装护送从阿富汗进口毒品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0.	Mouwla Bajerat	Heydar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1.	Abdollah Narouii	Jam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2.	Nour-Ahmad Narouii	Gol-Moham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3.	Ali-Reza Abedi	Moham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4.	Mowla Pouya	Parviz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5.	Mohammad Bashtanya	Sahibd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6.	Ali-Khan Touzdeh	Ramaz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7.	Mashallah Sarhadi	Foul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8.	Mortez Rajabzadeh	Mostafa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69.	Gol-Mohammad Azadi	Shir-Mohammadi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0.	Nour-Mohammad Hasan-Pour	Ramaz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1.	Golam Reza Fathirounji	Ali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2.	Mohammad Ali Barati	Barati-Ali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3.	Mohammad Nowrouz Zehi	Afzal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4.	Ramazan Karizi	Jahangir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5.	Ebrahim Karimi	Karim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6.	Naser Nazari	Nasrollah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7.	Gholam-Reza Shams-Talab	Gholam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8.	Reza Farsi	Gharekh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79.	Gholam-Reza Parsi	Moham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0.	Ebrahim Nour-Moha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1.	Ahmadshah	Ata-Moham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2.	Mohammad Hossein	Gholm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3.	Gol-Mohammad	Nour-Moha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4.	Habibollah	Nourri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5.	Jomeh Gol-dousti	Najmoddi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6.	Habibollah	Feyzollah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7.	Ali-Valad	Ziaoddi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8.	Seyyed Raouf	Seyyed Abdollah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89.	Mohammad-Karim Akram	Mahmou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90.	Mohammad	Abdol-Ghafour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91.	Rabeh-Ben	Allahverdi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92.	Ismaiel	Joudou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93.	Rasoul-Afghan	Zaer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94.	Khaas-Nazar	Igenbordou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 年 9 月 5 日

号数	姓名	父名	罪行	地点	处决日期
95.	Abdollah	Karv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96.	Abdollah	Moulam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97.	Sarvar	Feyz-Moham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98.	Gholam Sarvarongy (绰号为 Sha-Gholam)				
99.	Zarifollah	Tajik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0.	Habibollah Madadi	Rahmat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1.	Mohammad-Ebrahim	Doura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2.	Kherad-Nazar	Jomeh-Mor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3.	Njib	Maghsou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4.	Ghyamoddin	Najmoddin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5.	Khodayar	Dal-Mohammad	同上	马什哈德	1990年9月5日
106.	Hedayatollah Alikouzohdi-Danz	Nasrollah(阿富汗 国民)	购买、出售和销售毒品	布舍尔	1990年9月5日
107.	Abdolghodous Eshagh-Zehi	Mohammad	同上	布舍尔	1990年9月5日
108.	Fereydoun Vafaii	Mohammad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9月18日
109.	Ali-Nazar Mohammad- Samdani	Saleh-Mohammad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9月18日
110.	Zaman-Khan Nouti-Zehi	Mohammad-Nour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9月18日
111.	Nazar-Mohammad Barahouii	Mohammad-Akbar	运输和经销毒品	扎黑丹	1990年9月18日
112.	Abdolkhalegh Mousa-Zehi	Ali-Shir	同上	扎黑丹	1990年9月18日
113.	Ezzat Saeed-Nya	Gholam-Hosein	运输 31 公斤毒品并参与其 中 7 公斤的销售		

附录六

政府关于特别代表以往报告中所列处决案的答复

2109 名据称已被处决者名单是不能承认的。

137 名据称已被处决者现正在伊朗的大学里学习。

特别代表的报告中的 276 个姓名是重复的。

368 个姓名不完整，因此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未找到这些人。

51 名据称已被处决者现正在伊斯兰共和国的不同组织中工作。

135 人已因自然原因而死亡。

53 人为 1981 和 1982 年处决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杀人凶手。他们是被法院判处死刑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人的蒙蔽性口号所影响，因而采取了恐怖主义行为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杀害无辜。

76 名据称已被处决者在与革命的敌人斗争中牺牲。

110 人由于其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曾被监禁，后来获释。

57 人从未被捕，但人民圣战者组织声称他们在 1981-1982 年被处决，特别代表并将其列入在 1988-1989 年间被处决者名单之中。

27 人在街道冲突和与边防部队冲突中死亡。

86 人现在在国外学习。

62 名据称已被处决者现作为战俘关押在伊拉克。

44 人在被强加的战争中成为战时失踪人员，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伊拉克当局缺乏合作，因此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19 名据称已被处决者在伊朗生活和工作。

7 人应服兵役，但为了逃避这一神圣义务已在外国寻求庇护。

2 人由于多种原因已被监禁。

1 人在边境上与部队的武装冲突中被打死。

附录七

自 1989 年 9 月 23 日至 1990 年 10 月
 7 日期间司法机构大赦处所采取的措施

向领袖提出上诉的编号和日期		宽大			被判死刑而获大赦的人数
		赦免	措施	共计	
1299/68	-1989年10月12日	45	3	48	-
4/480/68	-1989年12月6日	56	35	91	8
4/610/68	-1989年12月27日	139	71	210	-
840/68	-1990年1月31日	113	65	178	-
1080/68	-1990年3月6日	111	32	143	-
1200/68	-1990年3月17日	53	66	119	-
50/69	-1990年3月29日	58	21	79	-
480/69	-1990年4月24日	112	148	260	8
900/69	-1990年5月16日	229	89	318	3
1370/69	-1990年6月14日	286	332	618	-
1720/69	-1990年6月30日	92	55	147	-
1752/69	-1990年7月2日	24	20	44	-
2000/69	-1990年7月21日	929	650	1 579	1
2002/69	-1990年7月21日	178	213	391	1
3080/69	-1990年9月4日	26	69	95	3
3382/69	-1990年9月26日	84	172	256	5
3384/69	-1990年9月26日	50	15	65	-
共计		2 585	2 056	4 641	29

附 录 八

司法机构领导人 1990 年 8 月 4 日致所有司法部门
和当局的第 1 / 7553 / 9 号通函

根据所收到的报告，一些法庭为接受律师制造障碍。为此，现通知如下：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35 条原则，该原则规定案件诉讼各方有权在所有民事和刑事法庭上选择一位律师，该原则还规定如果有关人员无力选择律师，法庭则应为指定一名律师作出安排，并在适当地注意到最高法院委员会有关统一程序的 1984 年 9 月 19 日第 15 号决定和 1987 年 4 月 9 日第 501 号决定并且遵照民事程序法第 59 和第 69（附）条、关于设立特别民事法庭法的经修订的第 11 条、非诉讼管辖权法第 15 条及其说明、刑事诉讼程序法第 309 条和该法第 112 条说明、关于设立刑事法庭的法律第 9 条、法律业务法第 34 条、以及所有其他有关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所有法律当局均应接受诉讼案件各方或被告按法律规定，所选择的律师。这样的律师应得到允许为其委托人辩护。此外，当提供公职辩护人或辩护律师的要求一经提出，均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作出必要的安排。总之，应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以使得有资格的律师能够为其委托人辩护。

如违反上述规定，违反者将受到纪律处分，并视情况，最高法院可撤销其所作的判决。

司法机构领导人
(签字)

Mohammad Yazdi